

集部

宗忠簡集卷三

宋 宗澤 撰

記

賢樂堂記

巴別乘治廨之北有地數畝荒穢不治其日久矣自熙寧命倅以來凡更二十餘政間有好事者足跡及之往往掩鼻蹙額唾之而去其他則未嘗過而問也宣和六年春朝廷以僕承乏郡貳視事屢月日有暇矣因一訪

焉為之躊躇四顧怡然有得于心者噫天下佳處嘗藏於衆人不識之地而臭腐化為神竒且物有是理則兹境也未必不待我而後顯又烏知僕之意不出於造化之所使耶於是斬荊棘鋤蓬茅易敗壞泄汙潦因髙而基之就下而鑿之首構一堂獨擅羣勝四山回環如列屏巘爭雄競秀來人目中巖花春盛木葉秋落於此可以鑒榮謝岫雲朝出林翮暮歸於此可以喻出處非特是也堂之東瀦為方池植竹以環其峯强名曰竹溪臨

溪為小閣目曰思逸於是可以想見徂徠之侶依翠陰俯清漣放浪沈飲高吟大笑於清聖濁賢之間脫然遠跡於聲利之塲也堂之西洄為曲池種桃以複其島强名曰桃溪跨溪為小橋目曰訪隱于是可以想見武陵桃源流水瑩碧落英泛紅漁舟之子訪昔隱人夜半月明竟清骨冷洒然如出風塵之外也堂居其中衆美并見因榜之曰賢樂有客登堂而笑曰賢者之樂固如是乎僕因莞爾應之曰然客固不知也昔者惡木蔽天不

剪不伐梟鴟提鳴於其上今則桃李成蹊松栢如蓋春鶯鳴秋鶴唳矣昔者蔓草據地不芟不夷虵虺蟠伏於其下今則蘭杜夾徑芙蕖滿塘鴛鷺游嘉魚躍矣方時序之良景物之美損賔友而進之游目堂上縱步堂下無復敗人意者賞心油然生矣或舉白痛飲或揮麈劇談或射或奕或琹或嘯披襟消徑異花香渚終日與魚鳥相樂恍然無異濠梁之觀海上之游也此其所樂人之所同者也若曰是地不過數十步山得無謝崑崙之

高乎水得無謝雲夢之大乎堂得不為大廈耽耽者羞乎不知一拳之石與泰山同體一勺之水與滄海同性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亦古人得志者所不為而吾耳目所寄方寸所寓自有至大者存雖在環堵之間曠兮曾無異乎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也此之所樂巳之所獨者也人之所同其樂自外巳之所獨其樂自内二境雖不同要之非賢者則不與知也客改容謝曰斯堂之名真得之矣余内外俱進矣願紀之以告子之儔僕曰諾

於是乎書

義烏滿心寺鐘記 宣和甲辰十一月十八癸巳

如來以大悲心欲令衆生於十二時中因耳所聞生利益見不為欲所沈迷不為邪所障蔽斷除惡念滋種善根於是建置洪鐘以時撞擊俾有識無識虛懷聽受隨所聞聲當緣入道譬如雷霆蟄驚凡牙甲昆虫悉皆感悟所以者何日將旦羣動咸作奔趨争逐擾擾競前於是警之儆令衆生起戒懼心曁至食時饑火煎廹嗷涎

貪噬腥羶無厭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齋潔心日之方中交易為市矜智嚇愚籠絡利巳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方便心昧谷斂昏陰邪氣盛一念差誤為盜為淫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畏懼心至夜未央神識俱晦夢想顛倒莫覺莫知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修省心人之云亡氣魄隨去倀倀冥行莫知所趨于是警之廣令衆生起依歸心如是等心悉繇中起念念勿絶證無上縁因知衆生因鐘以聽其聲因聲以考其意因意以明其心

因心以會其道如來所寓思弘濟人滿心古精刹也形勢盤礴據湖山之勝舊雖有鐘形度小瑣發響焦急無從容韻寺僧有宗徧募檀越弋陽主簿葉天將捐財倡之寺衆環喜和者沓至於是大體鈞模采鳧氏法規天地以為鑪翕陰陽以鼓氣回祿騰焰飛廉助威熠燿璀燦融爍銷液神施鬼設一瀉而就頂蟠蒼虬蠖蛇鈎搦徽以金索懸置挈之隱隱闐闐滿虛空界應四生六道濡滯幽冥聽此法聲悉皆解脫茲勝事也樂為頌云

人得是身不自愛重貪殘暴忍長惡弗悛劫劫輪回
歷盡苦報如來悲憫以鐘代言俾衆生聞警覺省悟
隨聲懺悔滋益善心予適宰官代佛宣説願咸諦聽
無量無邊　公忠義得于性學顔淵季路嫡派正宗
而時獵釋氏之精以助我法此鐘記分明從戒懼
不聞雞鳴平旦中討出不第作海潮音也正德間
寺改為文廟三乘金鐃地頓作千秋木鐸天殆此
記文心實隂啟之耶鐘猶在明倫堂西序之懸欵

識隆隆古色炤人向亦無人知為宗公手澤者余每朔望登堂鼓鐘與羣弟子起恭敬心隨聲滋益肅然先覺之言提其耳也熊人霖識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巴子之國遠在西南一隅封爵卑而土地廣自秦伐蜀時師還滅之以其國為郡曰巴郡西漢因之列郡境為宕渠等十餘縣東漢又於宕渠之北置漢昌縣元魏延昌中遣將平蜀始以其地為州曰巴州則今之巴州實

昔巴郡之屬封也故州有巴郡太守嚴將軍事劉璋名顔沒千有餘載巴人事之如存歲月追祀而歌舞之若嘗親見其人躬被其惠澤不可忘者凡過其門無老壯賢不肖必以手加頂至于再三如神真在其上以至雨暘之愆疾病之若率詣祠禱之無或不驗前後郡太守數上其事于朝朝廷嘉之既錫之廟號又封之侯爵其所以旌寵神德至渥也宣和四年冬公被命出守其邦下車之三日謁于侯廟禮甚恭明年春閔雨秋復潦皆

有請于神昭答如響歲則大熟六年秋郡國修常祀公至祠下視其堂廡弊甚因顧其屬曰嚴侯實在祀典且有德于巴人今棟宇傾壞支以他木上漏下濕不芘風雨人不可舍其下神其肯安之乎傳曰誰敢不齋肅恭敬致力於神矧是州年穀屢豐朝廷德澤下流饑者哺勞者息囹圄空虛盜賊不作民安且治矣致力於神適其時也乃擇屬吏之事事而敏者委以完繕且戒之毋取於民毋勸於衆縣太守而下争出俸錢以助其費數

有差皆不約而從也始事之日羣心欣愉工不俟呼而集材不俟鳩而足陶甄致良剞劂致巧易腐以堅代撓以直增卑而使髙廓隘而使廣敧者正之潰者起之昬汚者飾之晦朔不再匠氏告成公乃率僚佐落而祀之公親為祝辭以告之禮成就次衆皆曰事神若是謂無負矣曰謂僕紀其事僕曰然夫智有餘者常不足於忠勇有餘者常不足於義僕竊謂嚴侯兼之方先主之將入蜀也劉璋既遣法正結好發兵協助逮其來也親出

都城三百里與之會飲百日璋已墮先主彀中曾不少悟侯獨拊心嘆曰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非曰智而忠乎及張飛擁大兵而西勢欲吞噬巴蜀郡縣聞之不棄城走則閉門降惟侯領一州之卒以死拒敵力屈被獲猶數飛而罵之且曰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將斬顏色不變終不少屈非曰勇而義乎嗚呼侯之赤心烈火之赫侯之勁氣金石之堅智足以謀而惟忠是效勇足以斷而惟義是為使之遭盛時佐明王任之

大事假以重權必能奮不顧身行其所志而盡其所長勲烈之偉名節之顯當與古社稷臣比肩矣惜乎生而不幸委質於僭竊之牧使功名不顯於天下死而不幸史臣不為立傳本末不見於後世僕每讀張飛傳見侯行事未嘗不廢卷太息而為之横涕也抑世之士大夫有以柔聲媚色期就軟熟巧為進取冒躐華要或不得已而補外猶竊名藩巨鎮坐尸寵禄一旦事出非意神氣駭奪莫知為計甚至於變服雜庸匿田舍中以幸苟

生俾一方生靈魚肉賊手國家果何賴於鼠輩為哉然則嚴侯之忠誼誠可尚也宜乎血食巴土萬世而無替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夫百億妙門三藏為總大哉利生之本不可得而思議也如來出世以大士因緣示悟衆生繇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而所聞亦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寔圓機定假之義播列諸部星躔霞布沒世不能誦其文終身不能發其藴於是彌勒大士闡大方便聚諸經以

歸三藏使流通教典盡載一輪塵沙法門同歸一揆倘
衆生信而揚之則不須朝講暮習於彈指頃間含受法
要心怡神悅蕩釋諸苦發探蒙愚展廸聾瞽復性命之
真救迷妄之失可不謂無窮之利乎烏傷之北附縣一
舍有院曰景德肇荒於唐山主琳師始建經藏寫經律
等僅一百函師歸寂缺而不講越治平二年院之徒契
湜徧募士庶經滿其數置函五百成卷五千有八星環
金晃墨寶珍嚴燦然煥赫顧舊藏不足以容時竊景慕

至元豐中居士葉詵崇信佛法誠謂長者一旦發念出家聚材庀工作轉輪以廣其度住持沙門契海又化檀信益為經理其屋十八楹越二年畢乃告成隆廈廣闢飾以珠貝華輪盛麗負以虬龍窮極雕繪間錯文藻內外一新遠近信仗四方之人皆得轉輪是猶振風之過衆竅甘雨之成百穀然後美根長固惡蔓除滅芬芳嘉實皆得饒益設有下愚至賤之人若見若聞或瞻或禮隨其根莖各有所潤譬夫饑者入太倉覩夫穀粟雖未

得食固知可以飽其饑矣病者之藥肆觀夫劑料雖未
投藥固知可以療其病矣以此法味永施衆生則饑能
充而食難盡病有止而藥無窮究其旨歸何須外求周
旋於方寸運動於日用從容中道左右逢源動無所牽
止無所累行無所遮奚俟輪哉今觀葉氏所謂藏者如
是如是至於布琅函列朱軸誠為除衆生饑病方便法
也

銘

宗汝賢墓志銘

先大夫四子嶧灝二弟皆少亡惟兄與其自幼歷艱辛其既忝一命惟兄服勤力穡肯播肯穫以克幹裕厥家其嘗媿弗獲朝夕相從事意謂投老當奉几杖於東臯西疇優游以憑化遷及方丐宮祠浸圖為休致計不幸以罪斥繼而睦寇竊發横肆焚刼衣冠良善尤被害兄适兇焰遑遽挈妻孥奔避山林間昏夜迷誤因溺死實宣和辛丑二月二十四日也是時路尚梗廹閏五月始

聞訃嗟乎兄之積行乃罹斯禍耶其失怙恃緊兄是賴
聞問痛弗自勝即寄書諭稷曰汝父存其既不能相倚
以生今亡又不得撫棺號慟以盡哀所可報友愛者惟
襄奉耳汝舉葬宜俟其躬與執紼厝酬夙志稷卜地協
吉泣血來告其啟緘梗塞且自言曰吾尚忍銘吾兄耶
然義不當辭兄諱沃字汝賢世為婺州義烏縣人曾祖
惠祖拱皆不仕父舜卿贈朝散大夫母劉氏贈太宜人
兄始娶劉氏先兄卒再娶時氏享年六十有七兄天姿

夷曠撥置邊幅直情徑行靡所阿徇事親孝於飲食起居際時作諧語懽顔每為騂然一笑平居怡怡無慘沮意甘疏淡氣不下人未嘗以圭撮干親舊亦未嘗以黙墨擾州縣喜賓客曽不顧供具有無朋游中有倚豪富作氣勢陵轢貧下或揜其不善而見其善者凡於廣坐中直以理折之彼雖暴戾心自媿服鄉人欲作一不義事必先畏縮曰宗汝賢知之定衆辱我矣以是俗多敬慕五子曰愈兩貢於禮部曰三六少俊爽皆先凡卒曰

稷謹愿有志趣能訖大事曰皐曰夔皆勉學稷卜宣和丙午正月乙酉葬兄於同義鄉新塘原泣而為之銘銘曰

兄任直心不生虛妄惟是寡求故氣不喪諸子詵詵蔚有趨向善之所鍾神自來相他日錦䡛貢松阡上歸安兹丘慰斯人望

葉處士墓志銘

公諱桐字彥倫其先睦州人五世祖徙居婺之義烏後

宅里人祖迎父遯潛德不仕公天資沉静偉特始居貧約生理日蹙因擇地之廣口見層巒沃壤築居其間治家先勤勞不妄取諸人而生日裕不私蓄諸已而用必舒本末緩急咸得其宜常自言曰養身可矣養其心者可失乎為今計可矣為厥後計可緩乎觴詠固可樂豈若田園之樂深藏金固可積豈若詩書之積久乃依山原緝園亭四方賓客過其門者延之無虛日一時英才碩德咸發胸中之藴與其子孫遊講明為學之方皆嚴

整無他好公亦游泳其間讀古人典要自得眞趣鄉里
皆稱爲處士紹聖元年四月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五娶
錢氏一子曰琳克孝克倫不幸先亡公哭之慟雖諸孫
敬養更侍甚於平日終鬱鬱不釋嘆曰每期諸子事余
終其天年今若此非天喪我乎未朞遂亡一女適駱氏
孫男四長義鄉貢進士次策筠太學生幼筌三年十月
甲申葬于邑之永安鄉方丈塢余嘗受知於公之季氏
熟公言行來請銘廼弗果辭銘曰

氣偉特兮性溫厚躬儉約兮致豐厚樂田園兮得所守資詩書兮貽厥後與山岳兮齊其壽石可壞兮銘不朽

陳公墓志銘

公處麗水人幼喪母隨其父僑寓因與先人遊遂相結為義兄弟其省事即尊奉公若叔公撫視其猶子也後雖為姻家而眷眷克恭如念天顯未嘗一日替先人中疫氣病幾死至親無肯過門者惟公不忍離側凡藥餌

必嘗而後進其䕶先人喪歸自膠水公迎之路撫棺號慟哀感行路人先人諱日公躬走佛刹薦奠以叙追悼意公與先人自幼至老自老至死已死且不忘每語及必梗塞泣下嗚呼公有實德於某曾未一報今乃云亡墓隧之刻非某其誰宜為公諱允昌字得全今為婺之義烏人三世皆不仕曾祖桓祖生父居昱母魏氏公父某尚及見之麗厚温粹與人侃侃言必以誠獨生公公娶雲溪潘氏先公卒公自幼特立嚴正而和疏通而信

惟喜佛思淨覺心求寂滅趣於是屏居小室宴坐湛然離諸染著凡所酬對取静為證無毫留礙事如老尊宿常梵行者一方鄉人有訟必質公公為剖析理道定論曲直又飲之酒以和之故兇悍狡獪愧服無復敢譁鬨有窘乏不吝假貸怠慢者諭以勤浮侈者諭以儉漫浪不謹者諭以修飭不獨隨宜周濟而必寓之教焉里有喪不問識與不識常備棺櫬以副其求若急難所需無少難色以是鄉人依歸愛慕若疎若戚若遠若近咸不

言姓名止以公稱之惡少不逞輩不敢造公門或持縣檄至必唧唧下氣怡聲惟恐公聞知此非有力脅持之也皆自心悅誠服如是爾公享年八十八未亡前一月屏去茹葷浸不欲食但飲沉香水三日百無所苦神識不亂以宣和壬寅十一月十二日若睡而逝茲迨學佛積善所致然也公一子一女子昂廸功郎前任邵州新化簿公薨背後哀苦毀瘠去公九十日而卒女適進士傅璨孫詩懋於學公不欲其去膝下强納粟為太廟齋

郎曾孫敦仁敦義敦禮敦智敦信曾孫女四人卜以宣和癸卯十二月乙酉葬公於永安鄉下岩原使來乞銘其不敢以廢學辭謹為之銘銘曰

公坐一室心自内觀了知六塵皆見幻妄故於財色晝欲遠離方寸泊然清淨圓滿公無所住予復何言兹强銘公聊示爾後

尊翁之懐惟其深知之故樂為之銘數日究心方能成此切不可令人改動一字如不可意請托能者别

作仍為寫一本燒靈前庡少尉亡靈至扣至扣其上

聞

陳評事墓志銘

某先父行已謹且信不泛交游與公相厚善情好既篤遂結為姻家今公之孫暘以書告某曰暘祖安厝有期願丐銘藏諸幽暘某甥也某公壻也義不可辭公陳姓系出有嬀世為婺之義烏人曾祖祖父皆晦迹不仕公諱裕字寬夫天資莊重不妄嬉笑不輕然諾孝於親母

年九十餘公下氣怡聲左右承順起居飲食必躬省視出入戀慕不啻如童穉時二凡一弟踈懦不立公俯仰友愛相怡怡至老不少懈嘗聞禮記云毋不敬公曰嘻果能行此一句即不失為善人君子某幼聞是語暨長覩公禔身接物循循侃侃其與隣里不問長少必委蛇致恭毋敢慢有以急難告者隨分周濟見樵牧子亦推誠遇之使僕妾未嘗形之色聚族數百指閨門雍肅中外姻戚咸以長者稱娶劉氏享年八十有六某年某月

其日以疾卒于正室垂死神識冲静殆平生樂善寡慾之致也男六人曰什和易孝友踐履如公曰錫處太學以文行馳名及進士第朝廷除復州教授二子不幸皆先公卒曰伋曰備曰成曰鏜咸修謹克家女三人長適劉哲次適宗嶧幼適其孫男七人長孫宗哲醇厚可喜亦少亡次宗暘以武舉進士第試吏密之安丘尉方力爽邁當塗交章薦之曰宗益曰宗臯曰宗禹曰龥曰昭兩預鄉薦孫女十人曾孫男一十七人曾孫女五人伋

備成鏜卜以政和丙申某月某日葬公於祖塋之側某自幼與公子錫游且係葭莩之末知公之所存為詳銘曰

修之家其徳乃真盟之獨其行乃惇嗚呼如公是宜慶流衍溢而俾子孫振振

宗忠簡集卷三

宗忠簡集卷四

宋 宗澤 撰

書

求教書

某未冠時持先人遺書一車他無所攜悲吟梗槩懍然去國求師承于四方閱十餘年矣崇筵絳帳所歷數十取道一無所得莫悟其繇因悵然以歸一日拏舟越重湖將泛巨浪以放心志之鬱紆也並堤而行延緑葺閤

皆漁聚落得漁老馬邀過其處蔽漏蕭然掃地以坐因詢之曰瀕湖而漁何憊之甚豈術之謬乎曰不然余所學任公子釣也任公子之釣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期年而得魚可以厭淛河蒼梧之民也若夫有是具而得是魚則利固可以終身豈不泰乎今有若魚矣而乏其具是以病焉其始聞而驚曰求師而取道亦猶是也學未備而欲聞至教固亦難矣盍益之名都大邑通儒之聚凡古人所著之書與今日之學者耳目所未及

一皆貫穿𧨏讀要其無所不知無所不有一展底蘊以
求至教則於取道其亦庶乎既歸且治之有智叟過門
而歌曰辰乎辰乎盍來之遲而去之迅乎巳乎巳乎筋
力憊而死期至乎其再聞之而疑曰諒矣魚人之弗慧
也吾又祖其困而取斃耶大魚不易得至教不易求吾
其與求魚並志可弔之使改圖乎因訪前日之處首至
其鄰焉因告以學漁之難繼訊之曰子之漁何求之易
而利之多耶鄰漁曰予所學詹何氏之釣也不若是之

費也詹何氏之釣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荆篠為竿剖粒為餌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引盈車之魚綸不絶鉤不伸竿不撓為術無他獨臨河而用心専故能以輕致重也其終乃拊髀而增嘆且至是乎必求大具以要大魚者皆見笑於詹何氏者也亟走以歸屏前日之俗勞一其慮養其氣盡精白而無巧偽所幾亦有取道之質矣今則行之彌年果獲造先生之門焉恭惟先生道學淵微智識髙妙登天庭而拾科第揚仕路而展材略

皆其緒餘耳然則所至則士皆歸嚮所言則世必傳載

凡游門下者其於求教而取道無不厭其所欲㚎前時

過江來鄉曲知識皆寄聲相賀曰知子用鄴漁術擕荆

篠針鈎往遊龍伯宫矣盍勉之干冒師嚴

上鄭龍圖求船書

嘗覩昔有逸客為江湖隱者意欲浮家泛宅便可一生

而吳興太守敕舟往助之昔有墨客為山水遊者曾以

暴漲輙數日不粒而來陽縣令具舟往迎之夫為江湖

隱是殆徜徉彷徨於塵埃之外為山水遊是殆茹高激清於耳目之表非有不得已之事羈酸憔悴之色彼太守縣令者何為乃旦旦然待之覷覷然驚之賓賓然恤之借使有冰氏之子俯仰空谷鶉衣之士蕭寂窮途寄五斗米而淵明之歸去來有不可賦無二頃田而衛人之胡不歸有不可得全家百指如飄蓬斷梗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其當時太守縣令脫或見此豈不伐南山之木而濟之哉其譎窮久矣家徒四壁立矣平生不

喜為吏寒窘犯人挈挈然廹之使出官遊東方聚室待餉獨祖母老矣重棄故鄉而客遠官遂留不行乃者家君得幕金陵去鄉邦跬步白髮之老亦既顧徃低回商略勢不可久於此昔攜家中半而遊東方今又攜家之半而歸江南矣然自密取道得車則至朐山帆則至江左躊躇四顧疾聲而問曰誰哀王孫乎誰借以一葦而使涉大川乎恭惟閤下英風健譽傳在衆口德宇廣闊人有芘賴其也名不譽於賔客之席肩不摩於夫子之

牆乃欲囊攜長書筆詁䳫態如轍中鮒犬呼乞憐豈獨他人笑之其亦自笑之矣且謂孤窮無挾之語惟其可言廓落推挽之心惟閣下可望矧龍圖近班非若吳興來陽之卑且賤而其今日懇欵亦豈為江湖隱為山水遊特得已而不已者哉倘蒙垂德肯聽則飛帆鼔楫泝大江而下其朝浮暮泛者皆恩波也

上王提刑書

天寒日暮雪霜併至蕭條冀北之野犬爭食而烏啄瘠

者乃其所也孫陽過馬昂頭掉尾強起而一鳴人孰不笑之噫是馬也瀕困等死耳亦知激其感遇夫何傷乎孫陽忽察馬見其所不見而不見其所見秣芻以飼之封藥以裹之異棧而羣毛辟易受羈而道路改觀春風入蹄頃掣千里自古詩人畫史與會稗小説一皆異口而賛美兹事是以孫陽為善相馬而精寃比於列星信不誣也其深感於此故復摭其事而進馬重念某一登仕路備驅策者二十餘年蓋亦涉長途縈險道未嘗敢

一跌以負主人之責者况竊銜轡為哉今則既仕而老將至矣以日計之方將昃影於無人之道而猶坐曹以竊禄也嗟夫士不遇知已老死填溝壑者往往尚有其何足數而欲覬閤下之知我而憐我雖然冀北之鳴聊為孫陽而一發恭惟閤下英姿偉望簡在朝右固宜羽儀帝側而鳴玉禁廷迺者暫輟華班出司邦憲擁麾澄按經歷列城正孫陽過門時矣倘僕僕道旁袖書自列不知者皆胡盧而笑知我者猶謂其激於感遇也不

識可賜調御一經九折之坂否剖心誓天言不悉意

上李丞相書 諱綱

某衰老無所能觧但聞敵人驕蹇尚有横肆之意欲言之慮涉自媒欲不言之又恐緩不及事且或誤國然自媒之罪小萬一於國有誤則罪死無濟比蒙恩差某知青州兼京東路制置使仰荷朝廷眷注所以為一身計則甚安便矣方今二聖蒙塵天子駐蹕在外京城嗷嗷顒望翠華回輦四海生靈猶有未復業安堵如我祖宗

時者顧一身偷自安便如憂思過當不能自為一身安便何恭惟僕射相公以道應世不忘天下休休有容恢恢無閒欲再造王室欲中興大宋基業想勞心經濟上副仰成凡所設施必以天下在起居飲食閒也前過京師有河東數百姓來日訴乞收復河東州縣有數太學生并太學正王擇仁來相見言收河東事於今月二十九日有王擇仁附書并諮目來與某顧某雖不以一身自營為計而無路可為相公有志天下願輔佐天子纘

承焦勞再造中興我太宗奕世一統寶緒毋蹈東晉既覆之轍毋安積薪未燃之火某不勝痛憤激切之至所有王擇仁劉子謹此繳納

與北道總管趙野約入援京城書 靖康二年二月

某惶恐再拜上覆北道總管資政閣下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竊惟京城圍閉日久君父注望四方勤王之師入援想不啻饑渴資政為北道大總管乃將大兵自衛迂回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淮之人俾不能進前

固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屏翰伏望早賜指揮進發去京二三程劉寨示敵人以天下人心歸嚮軍民怨切願瞻天表之意庶幾敵人畏恐下城引去以示忠節無為身謀不勝拳拳憤悱激切之至

與河北河東宣撫范納約入援京城書

某惶恐再拜上覆河北河東宣撫太傅春和恭惟鈞候動止萬福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為天下重輕為四方軌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之名乃擁兵自衛

迂回退縮劉駐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太傅晝思夜度謂臣子大義果如此耶若以周旋無非合於義理伏乞指揮開放道路濟以糧斛令江淮以南州軍皆得自進勤王去京城二三程劉寨示敵人以天下歸向激切之意庶敵懲戒無有後艱毋為全身之計不勝幸甚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京城書

某頓首再拜上覆知府待制春濃恭惟台候動止萬福近汪元帥録云藥方云是左右所撰某竊疑之且有人

至親偶感是疾其為子者豈可安然坐視漫不省察使邪毒之氣漫淫侵蝕耶亦豈可輕聽人言遂一切屏去表發洗滌之劑以助養真元使三百六十骨節之間更無外邪之證俾其親享無窮之壽而其子自保仁且孝之名乎今敵人猖獗侵犯畿甸待制使之為醫者誰歟醫之用藥能表發其外洗滌其内者誰歟既來有為醫與藥者乃揮諸凡弟令望望然去之曰是時氣也姑當任之不可名醫不可用藥是亦不仁不孝也已其衰老

無能過膺重責夙夜震恐不敢寧處伏望待制焔悉早
賜指揮所統諸將起發前進令去京二三程劄寨示敵
人以天下軍民至誠懇切奮不顧身願入覲天表之意
毋為一向顧惜諸人私意俾敵人恣肆全無忌憚也

宗忠簡集卷四

宗忠簡集卷五

宋 宗澤 撰

賦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

嵩少之麓萬松鬱然偃髙葢以鳴風盤深柢而切天却揮斤於睥睨欵化石而頑堅帳莫致之華我林泉發聘士之幽尋課畦丁而小遷培拱把而氣藏運桔槔而智圓寓修身於種藝戒除惡於蔓延期百尺于歲寒扶大

厦於將顛眷焉撫之倚節於麓薈翳其成森若巖谷且溉且壅濯我喬木或攢膏而為酒或飛烟而取墨或採脂以儲藥或祈明而代燭或盤縷以為扇篔或折枝以當麈玉倘聘士之見須効尺長於必録我覩此物碨落節目擅巨棟於廟堂備行艫於海瀆用扶危而利涉肯收功於芒粟肖象伊何萃於一庭蒼官侍坐青衣侑尊鼓琹瑟於晩吹晃屏幄於朝暾聘士顧之内娱外忻陋軒駟之飛馳避門箔之炎薰我觀此物受命不羣禀直

氣以自如信孤標之獨尊聳若高才儼如正人思仰止而企及罷童語之紛紜苟好尚之不移質是非於老生姑置勿談羽服綸巾時矯首以怡顏毋折腰而役形處身世於無心看出岫之飛雲以聘士為後來之淵明也

古楠賦有序

巴城之南山有寺曰南龕寺之外有大木曰楠其生甚久唐刺史嚴武御史史俊皆有詩詞刻于嵓腹嚴曰臨溪插石盤老根史曰結根幽壑不知歲自時迄

今又數百年邦人謂之古楠宜矣僕到官之三月兩至岩下讀史嚴之清什感是楠之老於岩谷而可憐也因慨然操筆而賦之曰

楠之生兮層崖之中巔詢之人兮不知幾何年包堅根而下蟠兮貫頑石而澈沈淵竦修榦以上凌兮並孤岑而參蒼天大枝崛起兮虎豹拏攫小枝回屈兮蛟螭蜿蜒黃葉數陰白晝沉沉輪廣十畝蓋穹百尋衆鳥托宿鄧林非深諸卉仰芘荊雲非陰雨濯瑩兮一塵不染風

振響兮海潮同音露下兮鶴唳月明兮猿吟擅此清致亘古迄今有客戾止惻然動中吁嗟斯木之異兮有不遇之窮爾胡不生於泰山之側秦帝東封會風雨之是避豈以五大夫之號而封松爾胡不生於周成之宫禁林九重顧親賢之是戲豈以封國之瑞而剪桐爾胡不生於分陜之域舍彼名公未必以甘棠之蔽芾流詠於國風抑亦豈無工師之良識爾材之非常用之為棟梁則足以建九重之明堂用之為舟楫則足以濟巨川之

汪洋用為宗廟社稷之器則足以參嘐𪇊交神明薦至
德之馨香夫何𪑾𪑾而甘老於窮山寂寞之鄉徘徊其
下恍若夢兮心駭而目眙蒼髯偉人瞑目視曰噫謂子
知我乃不吾知吾生於斯長於斯始于毫末至于十圍
雨露不吾遺霜雪不吾欺春兮秋兮吾不知代謝之有
期漢兮唐兮吾不知興亡之幾時柯葉顏色曾無改移
過者千百睥睨焉不以吾為樸樕𦊨待之斧斤之害亦
幸不罹吾受天地造化之恩孰有等夷子之不智而乃

我悲使子處此復將奚為吾非不知强自取藏器以待時而動老當益壯自任以天下之重倘匠人斵而小之能不浼然而悔痛乃所願比不材之樗同乎無所用若曰不遇自有物主之非吾所能為姑亦付之一夢容聞之釋然悟曰達矣夫斯言可書紳而永誦

詩

五言古

東上辭松楸一首

八年坐親黨泯伏長安城甘心傍松楸申我兒子情閉
户慨岩廊讀書笑金籯力田固為政課童乃司兵深病
骨相寒不蒙軒冕榮維天臨萬邦搜羅世豪英我友挽
出之大人令繼明古無忠孝全泣涕去丘塋為翁大門
閭翻然以東征

感時有序

强敵長驅京邑阽危此忠臣義士痛心疾首勤王報
國之秋也而宰臣遷家郡守踰垣縉紳士大夫陸竄

水奔使人主嬰孤城以自守無一犯難者事小定矣而上書獻策之人亦未有慨然以東者世道之衰一至此乎太息之餘以詩自道

卿士辱多壘天王憤蒙塵禦戎要虓將謀國須雋臣百戰取封侯未必亡其身懷奸廢忠義胡顔以為人吁嗟世道衰大僇加縉紳平居事奔競梁汴分雲屯一旦國步艱四迸如星繁輤相已擇棲守令仍踰籓冠蓋陸西竄舳艫水南奔鄙夫用慨然策馬趨修門勤王羞尺柄

悟主期片言時來倘雲龍我冠拜臨軒逶迤上玉除造
膝伸元元措世於泰寧歸來守丘樊

謁華嶽

楊賜嶽所挺嚴武金天晶二子為時出顧我非炳靈維
嶽鎮四方氣秀天骨青巀嶭立千仞力能產公卿降神
詠崧高讖諱仍反經取象到執珪譎怪如洞冥平生笑
窮奇立語心自驚我質培塿耳胷山固崢嶸誰言華嶽
高我山摩玉京是中所包藏丹碧參瑰瓊平居蟄雲雷

飛雨溢四溟此豈眞有之落筆紛縱橫發我文物秘象

渠膏澤傾太華屹不揺我山身載行

五言律

雨晴渡關二首

燕北靜胡塵河南濯我兵風雲朝會合天地晝清明泣

涕收橫潰焦枯賴發生不辭關路遠辛苦向都城

其二

蕩滌眞成快氛霾不敢陰萬花恩澤了二麥寵光深地

勢瞻仙掌河源識帝心馬頭迎霽色詩句日邊尋

過潼關

一雨崤函底風沙放我過嶽神猶假借官吏莫誰何塹斷思航渡城堅戒石摩一夫工墨守寧怯萬夫多

道逢鄉人笑僕騶馬之瘦

生笑長裾曳仍羞下澤奔據鞍非馬援叱馭豈王尊汗血能覯國的顱終感恩莫欺騶馬瘦揮策詣金門

五言絕

盤豆舖南李翁園

李翁臥亭午春深掩柴荆忽聞風雨響疑是勤王兵

六言

題趙園

瑶瑛夾侍梅臺琴瑟自鳴松島山中野服相羊足以七

㸔遺老鑿池智有泉源種木冐無芥蔕螭頭吐水涓涓

端是銀潢一派

七言古

道逢散遣之卒云講和退師無所用之矣慨以

二十六句道胸臆

翁擁麾幢我為兒剽聞竊睹皆兵機其中襲擊不容瞬

颷行電掣猶逶迤戎人長驅越大河天下震驚觀闕危

肉食之謀殊未臧我憤切骨其誰知慨然奏疏金馬門

力陳盟賂損國威嚴尤下策尤可笑晁錯上書亦奚為

道路荆棘初剪除花如步障吾東之八年閉戶尺蠖屈

一旦渡關匹馬馳行行側身聽戎捷忽聞募士詔遣歸

濃書大墨榜敎詔曰敵悔過今退師羽檄向來召貔虎乃詠出車謌杕杜櫜兵銷刃兵猶怒却把鋤犂農鼓舞君王神武今藝祖爾賊不歸汙我斧

七言絶句

曉渡

小雨踈風轉薄寒駞裘貂帽過秦關道逢一澗兵徒涉赤脛相扶獨厚顔

華陰道中

煙遮晃白初疑雪日映斕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

其二

菅茅作屋細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

其三

寧王畫作金盆鴿韓愈詩誇玉井蓮瓦缶泥泓村落小亂茅羣雀不堪傳

至洛

都人士女各紛華列肆飛樓事事嘉政恐皇都無此致萬家流水一城花

華下

千岩層出亂雲飛失我平生洞府期夜據征鞍不交睫舉頭彈指睎希夷

馬上口占

龍興虎視詫周秦王氣東遊作汴京陰祝巨靈移此險

大河為塹嶽為城

蚕發

繖幄垂垂馬踏沙水長山遠路多花眼中形勢胷中策

緩步徐行静不譁

宗忠簡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宗忠簡集卷六　　　　宋　宗澤　撰

雜著

寧國長老語録序

趙州栢子果是分明靈雲桃花更無疑惑一宿不為迅速九年未是遲延萬法只是一門千口豈有兩舌寧國堂頭宗乘東道覺路南車儒釋兼通死生了達包藏無礙常發大慈悲心度接有緣默傳正法眼藏如其愚昧

願師提撕濟我無底舟航還我未生面目深悟筌蹄之要證此上機姑有土苴之餘寓諸方冊

閿鄉麻衣寺瘦佛畫像賛

壁上瘦者乃人天師非病維摩亦非辟支學道雪山跏趺忍饑中包太虛外示清羸方其瘦也一麻一麥鬅鬙如蓬巉巖面骨及其肥也丈六金身相三十二為佛世尊非我癯儒亦非飛仙願此法身充滿大千是故合掌作此偈言

題珣師休牧軒頌

青居曾露一絲頭謾示人能解牧牛究竟本來無一物未知能使阿誰休

一乘休去已忘機恰似當初未牧時雲起雲消本無迹有為全體是無為

空餘短笠與輕蓑道着休時事早多更向中間問消息夜深無柰月明何

告金天廟文

維嶽雄峻維神司之雲雷翕張神固專之作帝金天號
位高明云胡戎醜竊我盛名夫金者真方則為西制器
則為兵論幣則為上鍾人則為英厥號耿光可享維神
彼敵無知擅于厥身匪國之殃緊神之讐神弗殄誅為
神之羞大發陰兵百萬其師怒目張牙龍甲豹皮彍弩
横刀鐵騎沓馳助我羆熊戮彼鯨鯢神以獨尊祀以不
隳借神威靈一掃無遺

請寧國再開堂疏

伏以山上浮雲本無心於去就海中潮水豈有意於往來無非時節因緣要識卷舒任用寧國堂頭自家衣鉢非徒庾嶺傳來心地泉源便是曹溪流出呑盡三世諸佛跳出四面八方七縱七擒縱横妙用三仕三已喜愠不生何妨舊店重開可謂前燈復續珠還合浦鶴返故巢正當恁麽時請說這箇法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伏以萬法本空一性圓寂拈花鷲嶺曾虧一笑之瑕面

壁少林猶病多言之失必也忘真俗之二諦泯色空之兩途自非圓頓之流曷致機筌之用某人長老洞明宗旨深達祖風始出世於治平實印可於法湧退藏密旨栖心彌勒之道場重振宗乘示跡法輪之古刹人天共集凡聖瞻依會須振領提綱十方坐斷若也超佛越祖一綫不容除是慣戰作家能具正法眼藏既登寶座願振潮音俯徇衆情無煩退托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靈山正法眼本從微笑傳來金粟不二門亦向無言悟入必將説難説之法相與叅未叅之禪灼然開口便差須是當仁始得其人導雲門之一派住龜鷲之三春祖風夙振於淮壖道價浸髙於海内屬寳林之虛席合衆剎以諆師既蒙赴感於随縁何異逢場而作戲前日瑯琊席上已示老婆心只今襄水岸頭佇聞獅子吼

為華州作延請書老疏

義標第一建特地之伽藍語揭前三屹衝天之窣堵雖

伏神龍之暗護亦資象數之冥搜不有當仁豈容作禮其人性融圓覺迹契因緣定裡光明入惠持之境界句中法令得智老之門庭願解禪包來提祖印奮拳擲臂宜借掌於巨靈舉拂拈鎚試拔蓮於玉井不憂末劫端是本心

千手眼大悲偈

千手一手用千眼一眼覰用覰無差殊何必許多般

覺鏡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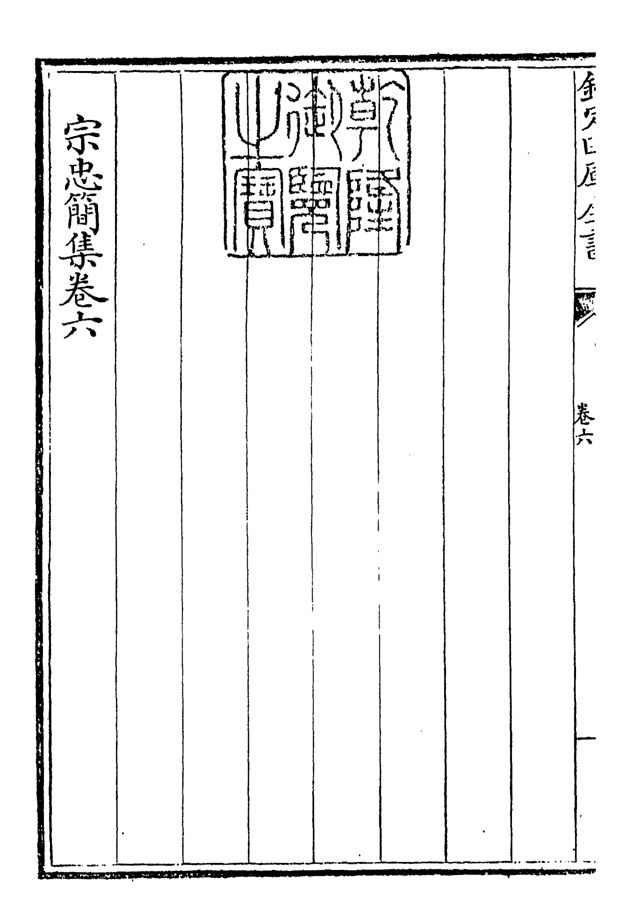
覽鏡影還在掩鏡影還去試問鏡中人却歸什麼處

盧行者偈

休問東西南北莫説之乎者也直饒神秀文章不似老盧行者

佛説偈

後學要説禪教人學圄謎佛祖意分明但為傳衣鉢



宗忠簡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宗忠簡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吴俊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宗忠簡集卷七

宋　宗澤　撰

遺事

公姓宗氏諱澤字汝霖系出南陽漢汝南太守資之裔五代之亂避地江南居婺之義烏生嘉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巳時公生而趣尚不凡長有大志讀書過目不忘游學四方籍籍有聲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時宣仁聖烈皇后垂簾詔廷對策限以字數同輩相告曰必如詔

可以中程公曰事君盡忠自今日始豈可圖前列而效寒蟬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且及吳處厚蔡確事曰自古興衰治亂悉由人材人材之困厄於朋黨今處厚箋註詩章臣恐朋黨之禍自此始主文者以其言直恐忤旨置公末科賜同進士出身八年以將仕郎調大名府館陶縣尉攝邑事吏多以年少易之及牒訴遝至剖析曲直迎刃而解不在月訟庭閴然紹聖二年冬吕參政惠卿自大名移帥鄜延欲辟公置幕府固辭不就即

檄公與邑令視河堤檄到值喪長子捧檄遽行惠卿聞之曰可謂憂國忘家者也適朝廷大開御河隆冬役夫僵仆於道中使不以申奏監董甚急公上書帥司畧曰其非有避也時方凝寒鍤钁一舉冰凍已合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少需之至初春可不擾而辦當身任其責卒用公言上奏朝廷從之明年河成所活甚衆會秩滿去官五年循通仕郎遷衢州龍游令邑小民未知學公為建庠序設師儒延見諸生講論經術自此登科者相繼

起里閭惡少嘗十百為羣持虵虺擾民以規利稍不如意輙鼓譟擲瓦礫碎屋壁前令不能禁公密白之州籍其壯者為軍日得百餘人風遂革未幾丁淑人劉氏憂崇寧二年服除調萊州膠水令膠水號劇邑豪奸宿蠹挾勢虐民習以成風有温包者恃陰告人率不實公案前後犯治之州别駕與包連姻以位臨曰令敢爾邪公曰包犯法某以法治不知其他也有强賊百餘人侵縣境率僚屬親捕之且約曰獲盜公等受賞不然身獨任

罰幸無退志一士族女被掠匿旁郡久之不能獲公廉得其跡越境徑造賊壘取女以出斬首五十餘級焚其廬州奏功于朝官屬皆被賞公亦進文林郎同舍生林廸者先公登第音問不相及者累年官萊之別邑公始至也廸挈家詣公經旬而去廸以病告公赴之垂革尚能語曰廸身如何公曰其任後事室人子女如何公曰嫂當養子當教女當適佳士後以廸女妻修職郎康森且慮居處南北再以親女妻森之弟協申愛好焉廸子

懋後從公討賊得官又文登令卒于官貧不能歸公詰
弔之厚以俸津遣其行職甫滿丁大父憂大觀三年循
承直郎再調晉州趙城令下車修媧皇祠新趙簡子廟
且請于朝曰趙城前有并河汾陽之固後當晉絳蒙坑
之險左依霍邑右阻太行沃野百里可以種植寔河東
用武之地願陞縣為軍如楚之漣水開德之德清命以
軍額實治縣事且大養軍士以備不虞復言慶源乃國
家興王之本趙城又慶源之本也書聞不盡如所請公

曰方今承平之久固無慮他日有警當有知吾言者矣政和三年以薦改奉議郎知萊州掖縣一日當路需牛黃縣坐數百兩吏民惶懼無以應公條具報部使者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凝為黃當此太平和氣橫流牛無傷者黃何自得部使者怒取邑官名位欲劾奏之公曰此意自某出同僚何預獨書銜以上牛黃竟免亦不加罪公前後宰四邑其綱條簡而不煩所至稱治嘗語人曰某之作邑其始以信濟之以威信既孚矣威亦何用

直龍圖閣范公純粹知公深每對客語及作縣則曰如宗君所至有去思雖古循吏未見其比在掖縣甫及考尤為青帥王公專所知辟置幕下未幾專罷中書梁公子美繼來公投檄丐去子美驚曰聞公名舊矣何疑而遽去也公力辭不獲子美欲新青城壁擬拆齊之樓櫓以助增修檄公往相視公曰齊亦吾地損彼益此人必以公為隘願勿毀子美忻然從之五年有旨陞登萊濰密四州為次邊選能吏可任守貳者子美以公名應

選差通判登州郡邑有宗室財用田數百頃皆磽瘠不毛之地歳輸萬餘緡無所收率取于民以應辦公條奏得除免黄縣有大俠與河上居人有隙請於朝言治河事下部使者大起夫役公曰是役也吾未見其利而徒擾于民條具申乞寢罷朝廷從之道士高廷昭者恃勢犯法無復以州縣為意公窮治之不顧已而朝廷遣使結金人為海上之盟公語所知曰軍興多事自兹始矣磨勘承議郎宣和元年丐祠得主管南京鴻慶宫方退

居東陽結廬山谷間著書自適有終焉之志會延昭訴于朝以公改建神霄宮不當林靈素主之褫職羈置鎮江府公聞命曰罪大責輕丹徒善地即日就道坐廢四年公娶陳氏至是疾卒卜葬京峴山之陽就居丹徒經郊恩得自便四年差監鎮江府酒稅敘宣教郎公盡心廼職課入倍加六年復判巴州靖康元年有詔侍從官各舉所知御史中丞陳過庭等薦公可任臺諫召赴闕公奏對三策上嘉之時尼瑪哈斡里雅布再犯河朔王師

一再失利廷議遣使八月甲寅假公宗正少卿奉使斡里雅布李公若水假秘書少監使尼瑪哈副使令選差七日起發公曰此行不生還矣或問其故公曰其豈能屈節外庭上辱君命邪彼如悔過退師固善否則與之力爭必死敵手初以和議使為名公力奏言名不正請改曰計議使從之議者謂公剛方難合且徒死何補時朝廷意主和遂改命著作郎劉岑初王雲使北歸過磁相謂守臣曰敵聲勢非前日比且善因糧若清野則無所

得矣兩州如其言公抗章論列宰相非其人及宣撫使
副提大軍逗遛不進并劾雲張皇敵勢廹脅人主及請
河北西路清野聲東應西恐從東路入冦雲墮賊計先
自困西路耳上以章示雲雲于是憾公切骨九月會詔
選易河北帥臣等辛未除公朝奉郎直秘閣知磁州訓
詞曰河朔列城每謹擇守矧茲滏陽當兩衛會寄委之
重尤在得人以爾才術敏强裕於從政宣力中外克著
風績俾膺是選寔允僉言往其悉爾心力惟事事乃克

有備則囦後艱可不懋哉時太原新失守真定攻圍甚急河北河東州縣多闕官被命者率託故不行公曰食君之禄而臨事畏避吾君何賴焉遂單騎即日就道從羸卒十餘人至河上自北來者盡驚曰敵已犯真定矣雖往何益笑不納庚辰至郡前此磁經北騎往來人民流徙帑藏枵然不復可守公至則繕城壁浚隍池治兵器募豪傑為必守計不逾月而辦唯糗糧不足視帑中所有盡以高價糴米數萬斛然後廣募義兵應者雲集

公度所儲尚不能久贍又出俸助之由是民間爭獻金
穀公上疏乞邢洺磁趙相五州各養精兵二萬敵攻一
郡四郡應援則一路常有十萬兵上嘉之嘗以語康王
其後諸郡議卒不用時敵人再犯河朔攻保塞不克遂
治兵中山大會酋長諸番部於眞定晝夜急攻壬辰上
親劄賜公曰知卿糾集軍民共濟國難令遣呂剛中傒
童團練起發想當即日就道以効忠義之節茍可立功
一面施行髙爵厚禄朕所不愛也繼除公河北義兵都

總管有招安强寇號第十三將首令者恣横兇暴不改故態馳騁市肆閙公命斬之公領所練義兵直抵真定屢與敵接戰兵力單弱圍不可解十月丁酉真定陷河北居民震恐公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併上之策議

十一月詔曰知磁州宗澤措置邊防利害可採除秘閣修撰訓詞曰朕以疆埸多虞干戈未息咨擇能吏以扞一方而滏陽近藩寔當要衝爾條畫邊務洞達戎機剡牘上聞朕用嘉歎中秘論譔之職其選甚髙非爾之

才不以輕授益恢遠略紓我顧憂斡里雅布自真定引兵南進陷慶源宣撫使范訥率兵五萬守滑濬以扞之公亦大治甲兵聲振河朔斡里雅布知有備乃東趨大名歷魏縣乙亥自李固渡渡河恐公兵躡其後乃分遣數千騎直叩磁州城下公披甲乘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之矢下如雨敵退走開門縱兵追擊之斬首數百級所得牛馬金帛盡以賞軍其城上用神臂弓者又厚賞之自是義兵人人奮厲迭出擊敵或守要害日有克捷初刑

部尚書王雲遣從吏李裕間道馳歸傳斡里雅布語若得親王兩府奉使議和兵庶可解康王頃嘗與斡里雅布周旋北人畏服乞遣康王朝廷從之公抗章乞輟康王之行章佚朝廷猶豫會雲繼至請益堅上曰肅王既留又遣康王萬一盡為所留柰何雲曰康王行則和議可成和議成必無留康王之理臣以百口保之上用雲計於是王被旨出使以中書舍人耿延禧觀察使高世則為參議官延禧世則見王即召雲共語王曰國步艱難臣

子當盡忠竭節茍可以安社稷何辭使萬里顧謂雲曰尚書謂此行和議必成至以百口保之豈别得斡里雅布之語乎雲爭曰未甞敢為此說王曰尚書奏事時適在御屏後盡聞所言康謙亦侍立榻旁呼謙出問之如王語雲無以對丁丑發京師辛巳至磁公率官吏迎謁王撫勞甚至公曰大王乃欲親使敵中乎王曰奉皇帝之命不可不行公曰更欵議之間敵人由大名巳渡河矣恐不可遣萬一更如肅王為敵所留又將如之何以澤

覘敵情豈有肯和之理哉特設詭詞欲撓致大王耳可不察乎會郊外飛塵亘天公密遣裨將張宗領騎數百覘之甫至三十里果遇敵騎遥望問張宗曰是非康王與王尚書乎宗應聲云是復傳語尚書可速來宗回以告公客戒城中為備旦以宗所見白之康王曰敵情灼然可見願大王勿行王因問所養兵公曰民兵可及萬人皆在近地有急則呼之饋不費糧趙洺邢相則無有也雲因面責公曰公前日見劾何也公曰如公固不足

効自宣撫使副劉韐等莫無不効之大抵張皇敵勢者天下所共疾何獨莫哉王行期未決磁有嘉應侯祠州人事之甚謹請康王與王尚書共謁祠下公從旁贊可之曰卜以決疑時有被鹵婦人從魏縣寨中脫走至磁言見斡里雅布掠太平車由李固渡相銜如浮橋過南隄又以船載魏縣官妓吹笙簫月下而渡人心聞此殊不寧且怨曰敵不由磁相乃從李固渡前用雲計徒毀我牆屋籍我糧草壬午會王謁廟州民遮馬諫曰不可去

肅王已為人誤送入燕山初言至河必曰斡里雅布重信義大臣亦保無他今果何如雲乘馬在後語之曰大王謁廟即歸非北去也民不以雲言為信曰已有萬人守北門雖欲行不可延禧世則諭雲勿與辨雲曰人言何足恤乎竟進至廟民心益忿激厲聲指雲曰此清野之人為敵計真細作也謁神畢民如山擁公語雲曰外頗喧亂約與偕行雲易之與延禧世則先出小吏附耳語延禧曰外已失王尚書馬延禧約世則速行百姓皆露

刃怒目因迫視曰此非王尚書耶雲乘小吏馬相繼出
遂遇害及王出廟門父老前擁言曰今離此門五六十
里即有敵騎王雲乃細作也王諭以不復北去衆始引
退王諭公取首亂者一人斬之梟首廟前收雲從吏隸
王府内外迺定從馬識遠取國書識遠曰雖云副使寔
曰小吏國書未嘗見也迺發雲行李索得國書并上賜
肅王肅王夫人書長主與都尉曹晟書咸已發封知前
後未嘗達也又得皂裘一番巾三羅纈錦各一王曰必

有人見此故謂雲為細作也衆因謂磁不可留又初過河之明日廵警使臣任永為敵騎所掠問王所在永不以寔告後得脫告王癸未王留相州乙酉斡里雅布軍劉家寺京城戒嚴閏十一月癸巳尼瑪哈亦至軍青城己酉朝廷遣忠訓郎閤門祗候秦仔等賫蠟書詣王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可充兵馬元帥宗澤汪伯彦可充副元帥丙辰京城失守戊午王語僚屬曰吾夕夢皇帝脫衣賜我我服之此何徵也有頃仔至再拜以蠟

書進王涕泣望闕謝恩軍民感動仔曰敵圍城甚急方大雪皇帝御遥津亭遣仔等請王起兵入衞十二月壬戌朔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備御劄行下丁卯准大元帥府備坐詔曰迺知州郡糾合軍民共起義兵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士天地神祇所當佑助同力叶謀以濟大功應辟置官屬茲從便益劄下知磁州秘閣修撰宗澤准此公拜命感泣甲子御前再遣閤門祗候侯章至大元帥府出蠟書曰京城圍閉日久康王真朕心

腹手足之託已除兵馬大元帥更無疑惑可星夜前來
入援章曰皇帝遣章十輩來唯章一人得達陛辭日宣
諭臣曰三辟中書舍人得可令便益草詔盡起河北精
兵入援又曰恐諸郡留精兵自衛當使守臣自將廣盡
得精銳之兵或難章曰審如此則河朔兵一空他日金
人歸師列城何恃章曰方京城事急未遑他議況此出
皇帝之意王迺命延禧草詔如章言頒之乙丑大元帥
府迺傳檄諸郡其檄曰契勘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王

於相州被受御前蠟封皇帝親筆除兵馬大元帥已於今月一日開府三日又准閤門祗候侯章齎詔書來催促起兵當府除已備坐詔書行下外仰遂州依詔書守臣自將竊惟敵人猖獗再犯京城攻圍未解君父憂危臣子之心義當効死矧凡在職世受國恩當此艱危豈應坐視宜勉忠義戮力勤王仰遂州守臣如指揮到日依已降詔旨不移刻措置起兵除量留本處募到土豪分擺地方守禦外盡數劄刷官兵精鋭招集强壯堪充

出戰人逐色團結并堅利器械隨隊附帶差得力人官兵以將佐隊將押隊内選差民兵以知縣丞簿巡尉内選差逐州使臣更切措置糧料輕齎以防沿路次舍艱食隨宜供億本府已選定十二月十七日以後正月三十日以前節次到大名府會合聽候指揮審度前進右劄送中山府陳延康亨伯知河間府黄待制潛善知冀州權修撰邦彦知德信州梁徽猷揚祖知洺州王寶文麟知深州姚直閣鵬知磁州宗修撰澤知德州滑大夫

彥齡知棣州趙大夫闞知博州孫大夫振知慶源府裴刺史汝明知保州葛刺史逢知霸州辛刺史彥宗知安肅軍王大夫徹等准此唯中山慶源受圍不得通餘悉被受丁卯上遣僉書樞密院事曹輔同北使迎王且密為蠟封及礬書付之因令齎詔撫諭河北詔曰大金軍已登城斂兵不下朕親出郊見兩院帥和議遂定宗社自安生靈獲全恩厚德深恐四方隔絕日久未免疑惑仰諸路監司守臣速行撫諭及移文鄰路各令安業故

茲詔示想宜知悉乙亥王發相州丁丑至大名先是公屢言宜會兵奪李固渡斷敵歸路衆議不可公聞李固渡敵騎往來不斷自將秦光弼出東西兩門夾擊之敵兵潰斬首數百級因拔城下寨光弼兵不過千餘人更出迭進以撓李固寨敵既渡河留兵數萬屯西岸有寨數百公時遣壯士夜擣之破三十餘寨奪其資糧翼日會大元帥府檄至約提兵會大名遂班師公即量留人兵守禦磁城盡提所募兵進渡漳水宿鄴鎮軍馬履冰

渡河時天大雪公披堅乘馬道逢郡守往往臥氊車齋庖具自隨公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用癸未至大名領兵以叅王府王諭撫循甚至論至終日且曰京師受圍日久入援之策不可緩乞早處分王即面諭公就供副帥之職僉書公名公禀命退繼除公為集英殿修撰曰伏見兵馬副元帥宗澤風力敏强氣節髙邁方時艱棘夙夜精勤招集民兵豪傑爭輔志存滅敵義不辭難經營百為各有條序老當益壯今見其人宜除集英殿

修撰已具奏聞去訖右劄付准此公翼日入謝初尼瑪
哈欲名王還京師其曹輔之出迎王也敵以甲騎三千
從輔東至興仁城守甚備王師二萬列栅郭門外敵騎
去城數里許留不進輔獨入城與知府事曾楙密語具
道敵已登城而斂兵不下議和恐可成楙詰輔曰敵人
貪冒姦詐豈有登城而兵不下者必公家族遭執脅為
是言耳輔廼裂襟書示楙并出蠟封令奉上大元帥府
甲申破蠟封廼上手詔曰京城失守社稷安危尚賴金

人講和止於割地而已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勤王兵總領分屯近甸以同濟難無得輕動恐誤國事四方將帥亦宜詳此次以礬書其字粲然廼樞密院書也書曰大金已通和好猶未退師諸路勤王人兵可且於稍近三五程間駐劄候師退日放散於是汪伯彥等在側咸執以為然公曰敵人狡譎事勢如此是必欵我師也豈可深信以詒後悔乙酉知洺州直寶文閣王麟將千人詣大元帥府謁告歸視親疾從之以兵隷公丙戌王會

幕府議行軍所向公請直趨開德府次第進發以解京師之圍伯彥曰不可敵兵十萬圍京城四控要害自衛南抵都城壁壘相望覘者水火不通吾當量力何論解圍也公曰京城圍閉日久君臣相望入援何啻饑渴方今之計當言軍中久不聞天子詔令願見君父既曰通和請亟退設有詭詐則吾兵已在城下王從之命公先行審敵情大元帥以次進發戊子公提兵二萬發大名以劉浩將前軍尚公緒將左軍陳淬將中軍常景將右

軍王孝忠將後軍河北轉運判官顧復本隨軍應付出南門趨開德府聲言王在軍中庚寅王發大名如東平二年春正月辛卯公至開德府時遣精鋭與敵挑戰前後十三戰兵出輙捷敵自是不犯開德癸巳王次東平敵挾帝迎王甚急乙未遣中書張激行戊戌激持詔直叩開德問王所在諸將以不知荅之激曰敵方登城擾兵未可進徒誤大事公曰此賊為他來欺我師令壯士乗城射之激與敵俱遁走閤門宣賛舍人蔣彬持詔至

北道總管司詔曰朕自即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朕累
下哀痛之詔諒爾久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
年應援兵尚爾稽遲使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
已登城按甲議和欲使朕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
靡有不從每念屈辱之極時事如此不獲已許帝姬和
親立大河為界而金人寔未斂兵質我太上皇帝又欲
使朕南遷朕自禱皇天皇天未之震怒下告人民人民
未之懷憤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

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至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于邊裔孰若發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讓結集北道軍州自以為號守疆土使予中國不失于邊裔天下安平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故茲詔示宜體至懷辛丑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彦帥州兵千人至大元帥府王命也開德受公節制二月丁卯王命公及黄潛善分領

勤王兵檄曰契勘金人長驅再來攻圍京城當府近自河北被旨勤王已領大兵過河與諸路會合前進解圍救援君父夙夜痛心惟恐緩期尋據興仁府申到曹樞密所傳蠟書手詔及樞密院礬書白劄子當府尋節次探得金人自京城劄寨擺布北來直至東明究亭南至胙城東跨五丈河西抵黃河水淺不通度其奸計一則把截以防北來勤王之師二則恐朝暮不測迤邐進寨漸回東北前來窺伺吾軍若不前起慮落奸後立見危

殆今合將諸頭項人馬節次分遣於開德府興仁府濮州柏林鎮廣濟軍單州一帶擺布駐劄除權邦彥尚公緒常景王孝忠孔彥盛隸宗元帥張換高公翰王善隸黄待制外今撥濮州閻丘陞姚鵬孫振等共二萬四千人並仰聽宗元帥節制廣濟軍丁順孟世寧温宗建李大鈞張榮等共二萬五千人並仰聽黄待制節制仍各深切體認今來擺布人馬與寨栅一如對壘相望足以伺察動息仰更切不住遣信寔得力人偵探多方尋路

前去鉤索金人去住之意久近之期所嚮之方如是不測引兵前來侵軼仰火急戒嚴持重以待乘便掩殺仍一面馳檄諸處相為應援及節次不移時飛申當府以憑差撥人馬前去策應如是探得京城動息或有釁可乘要須審度可否飛申當府當審詳事宜約南京宣總司催促陜西江淮勤王師帥相與審度然後尅日大舉互相應援務在警懼以備不虞庶幾正應詔旨不誤國事先是大元帥府遣張超李安入京城偵探至東明為

敵所得因留北寨聞敵言國相已令於三山縛橋絞筏期以端午到燕京既而走脫歸為王言之於是王會幕府議或云敵雖曰斂兵不下而京城沈默息耗不通不若約進兵便或言京城四壁既為敵有吾師一逼之如太上皇帝何議不決已已迺再草檄行下曰契勘當府今月七日巳劄黃待制宗元帥節制開德興仁兩府濮單二州廣濟軍柏林鎮等處諸頭項人馬與宣總兩司互相應援務在警懼以備不虞要當審詳毋或輕舉庶

幾上應手詔不誤國事并劄宣撫司焰會外今再簡蠟
書手詔及樞密院指揮大意謂金人登城斂兵不下已
通和好勤王人馬未可向前恐徒誤國今來雖已劄下
開德府駐劄宗元帥節制濮州閭丘陞姚鵬孫振及將
隨軍陳淬一行諸頭項人馬並聽節制并劄下興仁府
駐劄黃待制節制廣濟軍丁順孟世寧溫宗建李大鈞
張榮駐劄柏林鎮等將隨軍張換等一行諸頭項人馬
並聽節制及宣總司互相應援切慮隄備未謹審度未

盡仰逐處更切差得力信實之人前去京城以來多方偵探如是登城之敵未有退期及胙城衛南韋城宛亭東明南華等處敵寨稍有隙可乘便合隨處事宜審觀形勢料度彼巳見得委是可以前進即仰一面進寨駐劄與附近人馬遞相關報互相應援仍申當府以憑策應不可守株如未得利便不宜妄動上誤國計即日具本處動息及探報到事宜具狀飛申并劄宣總司焰會施行令徧牒陜西江淮諸路勤王師帥焰會施行公得

檄日謀進發檄閭丘陞人馬逗遛不前公聞王善叛去遣人招集之得三千餘人尚以兵力單弱不能進乙亥有佛奴者本大名之魏縣人為敵所得至劉家寺寨凡半月脫而北歸至宛亭會雨雪苦寒不能進又為彼游騎所掠留宛亭寨中使收羊聞敵言須麥秀可歸師庚無水草之慮已而復乘間得脫北走官軍得之送大元帥府具道彼中事因言敵之大酋死事者感傷切至以刀嫠額跪而大哭佛奴能周旋以効之於是王命檢書

已巳丁卯檄書再下付公焰應施行初武義大夫閤門宣賛舍人常景之將孔彥威告景叛王命彥威擒景許以景官及兵授之是日彥威斬景以首級來於是彥威自承信郎除武翼大夫閤門宣賛舍人統景兵萬人赴開德披城下寨令受公節制即彥丹也戊寅王謂幕府曰京城寂然無耗劉探未詳吾食息不安可再檄開德興仁并下南京宣總司其檄曰契勘金人歸期全未見的確信息不通或云繫橋或云絞筏不久渡河然登城

之敵至今不下大寨或有未起小寨旁列四起刼鹵吾民搬運糧料或候麥苗長大可以喂飼牛馬方可北歸是未有去計講和之說實欵我天下之師覰其形勢慮包詭謀令仰見在開德府副元帥宗修撰興仁府黄待制各宜加意名募信寔之人前去偵探如是得委有奸計尚或窺伺京城未有退師之意仰詳審形勢料度彼已隨處糾合附近諸頭項統制官兵尅日進寨於近京駐劄張大軍勢逼脅令去仍宜持重明遠斥堠毋致反

落奸後不得先以兵馬挑弄自啟敗盟之釁内如宗元帥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濮州如黄待制起師之日先告諭興仁府單州廣濟軍各嚴備守禦其逐處城上地分先已撥布若軍民之兵不得一例起發使各保守以防乘虚并仰南京宣總司焰會宗元帥黄待制一依今來指揮各精細覘探互相關報會合進寨約于近京駐劄務要聲援相應仍下河北運判顧大夫京東運副黄龍圖隨軍轉運湥修撰等各隨處應付錢糧不可小

有欽誤小帖子并契勘南京開德府興仁府等處去京城遠近不同即起發當有先後務要同日到京城側近切在契勘無令參差不齊又小帖子再契勘京城圍閉日久昨朝廷遣使齎傳詔諭雖知金人已再講和無復鹵掠然到今累月未聞退師今勤王之師諸道雲集便欲相與戮力進兵血戰仰念聖上屈己崇信講好息民之意未得輕進當府已累劄下審觀形勢可進則進無先以兵相加自取敗盟之釁今仰副元帥宗修撰節制

黄待制宣撫范承宣訥北道總管趙資政野經制翁閣學彦國發運向閣學子諲發運方徽猷孟卿淮南路提刑汪郎中師忠知楊州許龍圖汾前知密州郭待制奉世西道總管王資政襄陜西五路制置錢侍郎蓋知汝寧府趙侍郎子崧仰各申飭諸將整軍伍利器械具糗糧若旬日之間師猶未退忍復坐視當約日齊進誓身一戰凡在臣子世受國恩各懷忠義之報必効死立功仍仰吐心瀝誠紬繹方略合謀僻難速行條具供申公

捧檄謂諸將曰王府令檄灼見敵情忍坐視乎是時北道總管趙野與河北東路宣撫使范訥命軍南京自號宣撫司趙軍自大名亂後尤無紀律日出剽掠甚于敵騎獨公日夕以都城之圍未解憂慮切至書告大元帥曰敵人果修好即應退師今兵久不解疑生變乞更檄諸道約日進兵同會京城公又移書野訥曾楙以君父危急願協心入援見前書野輩盡以公為狂不荅時子諲在宿子菘在陳何志同在許陞在濮楙在曹俱環京列

屯不進彥國則經制東南六路兵徘徊于淮甸間初朝廷以彥國為經制使盡起東南六路兵入援彥國所統洞丁鎗杖弓兵數萬屯泗州聞京城圍閉顧望不行知州事賈公望率官屬詣彥國曰京城報甚急天子日夜望中丞救援今留此不進豈欲反乎不惟上負朝廷泗州久壘錢糧俱竭自明日更不供公宜斬公望以謝軍弟恐朝廷他日未遽貸公耳彥國色沮翼日提軍迂程趨淮西而去公料賊決有異謀且會兵五旬無一人至

者即欲以孤軍進召諸將計議都統制陳淬曰敵方熾
未可輕舉公怒欲斬之諸將拜乞貸淬效死釋之會得
大元帥府檄令會合庚辰公廼進栅南華境上命淬曰
汝當先諸將一行謝前日之過淬曰敢不効力遂進兵
未十里與敵遇出敵不意敗之即頓兵南華是日康王
發東平癸未至濟州三月朔二聖在郊宮丁酉太宰張
邦昌以敵命僭立敵自宛亭引衆逼興仁列栅而屯復
分兵寇開德公遣彥威與戰敗之度敵必犯濮州急遣

邦彦嚴為之備兵果至接戰復敗之駐於近郊辛丑再戰殺傷相當公自南華遣二千餘騎援濮州敵兵引去復向開德邦彦彦威合軍夾擊敗之壬寅公親提所節制兵進至衛南前驅報曰前逼敵營當少避之公曰弟言兩國既和久不退師我欲入覲君父敵無得出寨諸將莫曉其意公曰以將孤兵寡不深入重地不能成意外之功公揮衆入敵區彼亦陳兵以待公操戈直前親冒矢石與敵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兵至刃既接陽敗

而却我師追擊不利傷者什二王孝忠死之公令將士
曰今前後盡敵壘進退等死當從死中求生士卒亦知
必死人人爭奮莫不一當百敵大敗斬首數千級敵退
却數十里遂據韋城已而公私自計曰敵兵十倍于我
一戰而却必當有謀若盡合諸營鐵騎夜以襲我我軍
殆矣深暮戒裨將辛叔禧杜琳曰從軍南華敵果夜至
得空營大驚自此深溝自固兵不再出矣癸卯自南華
遣兵過大溝河出敵不意襲擊敗之自戊寅撤後兵無

會者獨公屢與敵戰每捷到王嘉歎不已於是承制除徽猷閣待制辭曰兵馬大元帥府竊見朝奉郎集英殿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兵馬副元帥宗澤自河北躬率大兵鼓行而南與敵對壘初則養鋭以待今則奮怒而前人之所難視之甚易心堅金石忠義凛然協濟大功宜有褒擢今除徽猷閣待制先是覘事人張宗至京師為邏者所得執以見權領尚書省王時雍宗具言遣來狀時雍以邦昌事告之且補武修郎不受乞歸報府時

雍縱之丁巳黄潛善攜宗至大元帥府出邦昌偽號文字金人號文字赦文王讀畢往麟嘉堂與府僚呼問之王慟哭期以身先士卒邀二聖於河北諸將曰此將臣職耳大王迺宗廟所繫不可輕舉王謂府僚曰斯報國之秋可速檄河南北諸郡及河北山水寨一應官民之兵邀其歸路或斷橋阨險設伏襲擊當親提大軍策應効死仍檄副元帥宗澤依策應行之戊午公得陷敵宗室二人問以都城事言二聖留敵營未還公具上大元

帥府已未公起南華進兵臨濮夏四月庚申朔兩宫北狩敵營定議以斡里雅布軍由滑州路進發以尼瑪哈軍由鄭州路進發兩路護送日行數百里辛酉大元帥府傳檄郡國曰靖康二年四月二日兵馬大元帥皇帝弟康王御名檄郡邑曰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志凡在率土世受湛恩今陳瀝血之辭厥獲捐軀之効兹者上皇禪位下詔責躬事出悃誠人皆惻隱恭惟皇帝遵養潛邸十有五年克儉克勤博通經史天

下延頸莫不歸心及受禪之日金人大入許割三鎮迺肯退師皇帝念祖宗之故疆及陵寢之重地請計賦租之入以為歲幣之常迺曰渝盟寔惟求釁再操戈而詣闕遂鼓衆以乘墉至于屈已稱臣露章引咎初斂兵不下詭曰通和既邀駕出臨迺輙留駐故人望北塵而徯后既已降詔而割地朘民畏左衽而拒門又為隙端以肆貪欲今者二聖太子諸王近臣皆質敵營恐將北去攷之自昔未有或然臣子之心痛憤徹骨御名昨奉睿旨

充兵馬大元帥倡義率衆形從響答數百萬衆奮怒而前內揆人心可知天意逼逐狂類令茲已行强抑臣僚俾從僭位天怒人怨曷能安居除已發遣大兵糾合諸郡把扼險阻焚絶河梁或迎擊於前或追躡于後期于掃清千里迎還兩宮帥臣等其統驍鋭之衆使堅忠義之心撫摩良善之民毋忘歸戴之舊凡關津之出入謹於防奸或文書之往來審於辨詐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底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非言可究三靈在上寔聞其

言仍下宣撫使范訥河北道總管趙野西路副總管孫昭遠經制使翁彦國東道副總管朱勝非西道副總管高公紀陜西制置使錢盖京兆帥范致虛鄜延帥張深副總管劉光世熙河帥王似知汝寧府趙子崧發運判官方孟卿向子諲亟會兵城下以俟進發奉迎二聖無得輒入都城因緣殺掠初公遣人覘敵動息見其日夜益兵增寨柵備守禦甚嚴公曰是欵我師必欲由他道遁也即夜遣兵襲之得其所掠人問以都城閒事或言

二聖已為彼邀取間道渡河北去矣公未之信方謀引兵渡大河據敵歸路而對壘諸營一夕解去公方知二聖果播遷北望號慟即自臨濮提孤軍趨滑州走黎陽由大伾壬午至大名府城南下寨欲徑渡河迎取乘輿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邦昌僭立即回欲先行誅討且密遣健步間道持檄安慰京城士庶曰兵馬副元帥宗待制契勘當府所統率軍兵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分遣諸處人馬追襲掩截金人仍令隨軍便宜措

置自承大元帥府劉子羽星夜間道遝遣使臣等徧督河北河東路州軍府將合心併力各據要害斷絶橋梁把扼圍擊救迎二聖與諸王皇族并后妃期還宮闈與三軍將佐効臣子死節誓報國恩及行下大名府諸路分催諸處義兵將士五路人馬相約掩擊去訖焰對自去年十一月以後金人登城按甲不下假倡和議欵四方勤王之兵坐徼近甸詭詐百出使中外聲援不相接致請二聖出郊廼輦金載帛罄竭帑藏以遂其欲又邀擁

鑾輿及皇族子孫后妃已下踰河北去及是啟行外方始知覺四方痛切怨恨呼天號訴日月慘色豈夷敵戕我中國迺上累君父竊惟大宋一統天下祖宗功德滋休太平自古莫比本縁姦臣誤國結怨生隙流毒遺患遂至今日然以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天眷有宋垂億萬年其必有在恃公卿將相一心保護廟朝安存士庶以此見大宋之恩德甚深與天地終始其都城軍民僧道等思慕之心豈有窮已今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

天性總兵于外親擐甲冑冒犯風雨欲戡定國難輯寧
方夏會諸路勤王之師不啻百萬前此守議和信盟以
誒敵退俯為生靈每戒輕動暨國家一落敵計蒼生奈
何康王聞此泣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須悲痛左右開
勉莫回便欲躍身自奮手格狂類以刷君父之恥見不
住進發人馬催督忠義士數路合擊雖封王建節皆許
充賞期以力救鑾回用慰中外故未忍歸朝瞻望闕庭
欵謁宗廟與本朝諸臣父老軍民僧道相見伏想輿情

日夕願望必興念祖宗積累之厚遽遭金人作孽致二帝播遷惟康王為宗廟社稷所賴佇成大功禔福天下當府駐兵去都城不遠須至詳具公移慰撫都人者時諜者言京城修守禦之具王曰果如此或諸道兵馬皆來討逆則吾民重困矣迺貽書于公曰御咨目上元帥待制台座初夏漸熱伏惟總御師徒勤勞王事台候萬福御名去歲使敵營中道輟行所攜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師始集東北兵民進未及幾已承再和之詔繼得咨書

又戒生事且防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屯近畿為逼逐之
計閲日既久賴知敵情不免督兵前去繼聞領兵戡難
感涕交頤即具公文當巳呈達今聞大臣之在敵中者
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二后青宮諸王北渡大河
五內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孽徒身膏草
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上仁聖臣民
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有素當資衆
力具成忠孝本意除巳具公文外伏望賈作士氣開曉

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勲御名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敵付託之人義當征誅然聞二聖之在郊巳曆僭偽處百官之謀國或出權宜未當輕動徒使京城重擾軍民被害致欲按甲近城容御名移書問故得其實情即時關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望孚察未瞻會闗尚冀厚為宗社所頼保倍台重不宣書後復批曰近有尚書省劉子於濟鄆間訪求行府語意無他尤宜謹重仍嚴備

也公得大元帥書約移師近都城按甲觀變公曰人臣安有張紅盖服赭袍居正殿者乎即上書謝(書見前)繼探報人申俊等申繳張邦昌赦文公讀之益憤怒即具申大元帥府(文見前)繼具劄子告王(文見前)兩劄上公謂所知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戊辰邦昌名從官入延福宮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遣奉御史尚書左丞馮解副使權尚書右丞李回詣大元帥府迎王己巳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大元帥府隨行官屬耿南仲等上表勸

進王不許公亦累狀懇請前兩史無撿批答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答副元帥宗待制敵人犯順輙肆剽侵大兵前驅本期殄滅亟聞失守遂蔑戰功永惟太祖創業垂二百年二聖在位幾三十載既遭蕩析迺至播遷涕淚横流心肝糜潰有天有地古今所未嘗聞為子為臣夙夜實不遑𤼵方行追躡誓必邀迎念元帥之權實出上意顧國家之任難徇衆情所請難議施行公再上狀勸進文見前再批答曰兵馬大元帥皇弟康王答副元帥宗

待制金人披猖鑾輿播越詔令不下無所禀承遐邇民心翕然見屬謂天下之動必正於一故連日走請迺至于三雖興情難以輙違而孝心有所不忍方將偏覽所上詳熟以思俟入京城欵謁宗廟若鑾輿未還欲撫定民庶權聽國事宜體此意無復苦陳初濟陰夜有紅光燭天如赤烏翔翥狀識者以為宋火德之符於是濟之父老軍民以萬計詣大元帥府乞王即位于濟幕府羣僚或曰濟或曰南京議未決會公亦乞于南京開府文見

前於是南京之議遂定戊寅大元帥府命公部將士於長垣韋城衛南南華己卯以次進發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南京五月庚寅朔王即皇帝位於南京大赦天下曰皇天佑宋卜世過於漢唐藝祖承周受禪同乎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隆不拔之基屬以朝奸稔成邊釁恃中都之安富忘外敵之憑陵馴致金人來犯京邑初登城而不下終邀駕以偕行痛念鑾輿遠征沙漠宗族從而遷徙宮闈為之一空强抑臣僚俾僭位號朕以

介弟之親而受旨開元帥之府以總師方輸敵愾之忠亟奉請和之詔豈圖變故終致阽危蓋嘗指日以誓諸軍使前迎而後請不憚瀝血而檄率土冀外附而內親而三事大夫與萬邦黎獻共致樂推之懇靡容牢避之私謂亹亹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矧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徇羣情嗣登大寶宵衣旰食紹祖宗垂創之基疾首痛心懷父兄播遷之難顧號令久隔衆罔繫心軍旅荐興民多失業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心之言

爰布湛恩誕綏區夏可大赦天下改元建炎於戲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先朕欲救在原之急嗟哉文武之烈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其一德以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候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副我憂勤躋時康乂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為同知樞密院事辛卯詔元帥府限十日結局詔公赴南京行在甲午公上表賀文見前乙巳准告覃恩轉朝請郎

訓詞曰朕纂服丕承疏恩大賚眷惟邇烈宜在褒嘉具位宗澤執德粹明受材宏達自陛華於法從良著績於周行加秩之崇於昭新渥輸忠之報益展素懷公拜命上謝表表佚分兵河上量帶數百騎徑自衛南南華詣行在所六月己未朔公入對氣哽不能語涕泗交頤上亦為之動容復陳興衰撥亂大計極論當時人材上問勞甚厚凡進四劄文見前上有留中之意而左右不容癸亥以公為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提舉隨房郢州兵馬巡

檢事訓詞曰唐太宗天策舊僚以次登用皆備公卿之選朕元帥開府總兵朔方汝起滏陽之師實為傾助肆加褒擢無愧前聞具官宗澤博學雄文懿行高節剛大之氣至老不屈縱橫之才應變尤長力陳排難之謀克奮勤王之志獨當一面聲望卓然並嘉翊戴之功宜有褒遷之寵躐延祕閣之華序徃鎮襄陽之大邦共濟多艱聿來圖効既通二禁之籍勿替告猷仍俾千里之民悉安新政時復有割地之議公上疏（文見前）上聞其言壯

之戊辰改知青州上丞相李綱書書見前尋以公知開封府訓詞曰朕哀憫元元間罹兵禍思欲濯瘡痍為燠寒變呻吟為謳謌用以靈承顧諟天命庶幾休息惟京師雜五方之俗事物大繁號稱難治用勞侍從之良典司尹正之重以爾氣渾而質厚中偉而外莊篤望可以鎮浮長才足以周變優游兩禁譽處益隆是用儋青社賜履之邦莅三輔浩穰之寄惟爾適者從朕兵間訏謨密勿固知乎德意志慮所向矣往宣爾術底於輯寧益昭

爾庸用符僉屬公拜命即日就道以七月乙巳到京城京城自敵騎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横人情恟恟時敵留屯河上距京城無二百里金鼓之聲日夕相聞京畿千里之民與京東西連亘數千里咸懔悚慄公到首發為敵之淵藪者數人誅之又令都市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豪强退縮盜賊屏竄人皆靡然悅服曰今有宗公我不危矣公察人情粗安市肆商賈稍稍如舊上疏乞回鑾疏見前時詔荆襄

江淮悉備巡幸有維揚金陵一議公復上疏疏見前一日敵有八人以使楚為名直至京師公訮之是必假此名以覘我虛實因納議狀遣范公留守請收置牢狴奏取朝廷指揮范公然之即具奏公復上河北京東路稅鹽劄子劄見前八月壬戌以公兼京師副留守會范訥罷除公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訓辭曰汴居鄭滑曹許之間其地平衍無山河百二之固太平日久人亦惰驕骫骳不武一經邊塵矍然惕息尤欲得人而綏輯

之具位其頃守淦陽一節不撓艱難險阻忠力彌劭身膺簡寄更試留鑰曾未閲月政聲流聞延登祕殿之華增重畿封之任爾其戢奸恤隱酌寛猛之中使民畏而愛之稱朕畀付之意公具狀辭免狀見前降詔不允曰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制均諸郡溥循銅虎之規體重别都特厚玉麟之寄矧今京邑實古大梁億載之所卜年列聖於斯御極肆朕纂承之始暫為巡狩之行倚貴臣而居留仍兼官於尹正庶幾彈壓克用敉寧卿

堅强敢為慷慨自信威足以禁暴明足以督奸善良恃以帖安豪猾為之戢息茲陞華於祕殿俾增重於中都何必謙撝形於奏牘往膺褒顯以副眷懷所請宜不允

上表謝（表佚）繼奉詔令所拘留敵使遷置別館優加待遇

公上疏（疏見前）再奉詔曰卿彈壓强梗保護都城寬朕顧憂深所倚仗但拘留金使未達朕心朕之待卿盡矣卿宜體此公奉詔即出八人縱之上表謝（表見前）丙寅詔賜對衣金帶上表謝（表見前）時議者多以公拘囚金人為非

獨尚書左丞許景衡知公最深上疏辨之曰臣竊聞讒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宗澤之為人及其為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拘留金國使人此誠宗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審國家事體耳不知別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得之來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為尹威名政績卓然過人誅鋤强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

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每以為去冬京城之内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宗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今若較其末節小疵便以為罪而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為過矣況宗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府宣力尤多今尹天府其績効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為終始亦可觀矣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已甚

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宗澤則當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宗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受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宗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才難得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為度包容長養無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為宗廟社稷下為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侮治民之功天下幸甚八月二

十八日奉聖旨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論列章疏劄下焰會右劄送京城留守宗延康公拜命上表稱謝表佚九月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敵亦大治兵為攻拔計公欲時暫過河措置事宜乙未上劄子劄見前庚子公回自河北具因依奏聞奏佚辛丑准省劄劄見前九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宗澤其功罪尤甚之人申取朝廷指揮右劄送東京留守宗延康准此繼拜詔將諭曰昔趙廣漢之尹京兆民稱頌不容口以為

自漢興治三輔者皆莫能及朕念京師兵火之後遴選撫綏彈壓之才以卿帥府舊僚從班耆宿擢居尹正之任肅然政令之行摧折豪強發摘奸伏剛果不撓盜賊屏跡夷考前躅能以嚴治威克允濟亦莫如卿比陞祕殿之隆名仍專留司之重寄視古無媿乃績可嘉載惟王畿千里之封實為諸夏本根之地都邑閭閻之衆既遂謐寧甸服田畝之間益當安輯以至練防衛之兵謹城守之備經營財用預思可繼之圖拯濟艱虞務存善

後之策諒卿體國之志必通時事之宜嗣有寵休靡忘褒賛故茲昭示想宜知悉上表謝表見前公感上知遇益自奮勵京城四壁各置統領守禦使臣每壁立界至以所招義兵分隸之隨處置教塲為閱習訓練之地造決勝戰車又據形勝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隨大小駐兵數萬別選有謀略勇敢之士四人充四壁提領公往來親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創連珠寨結連河東河北山水寨忠義民兵及陜西京東西路諸路人馬

咸願聽公節制開五丈河以通南北商旅京畿十六縣内兩縣瀕河共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護四里有奇各令開濠深廣丈餘於南岸埋鹿角内又團結班直諸班人兵外則隨寨軍兵百姓丁壯等以備緩急之舉各有條序乙巳上表表見前奏入不報再上疏疏見前不報再上疏疏見前不報再上疏疏見前有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公復上疏疏見前公防秋之具悉備宮室宗廟省府臺部並見營葺規模宏麗不減全盛時以東門乃回鑾迎奉

之地首加增修所分布人馬及閱習戰車招集人兵足
以禦敵十月戊午復上疏疏見前公前後申明多降特旨
事由三省樞密院則沮抑之至是公條具五事疏見前聞
有詔車駕還闕公上表表見前繼拜詔將還闕公喜甚再
上表表見前公自留鑰甫半載威譽四馳遠近歸心招致
賊徒如王再興兵五萬李貴兵幾二萬人往來淮上王
善兵號七十萬騎護萬乘寇濮州楊進自號沒角牛兵
三十餘萬并王大郎等諸頭項人馬百餘萬衆所至侵

掠公徧遣人喻以禍福招來之羣盜素知公悉聽命相繼至進尤所敬慕願効死軍聲甚振公諭曰軍中老弱婦女久被驅鹵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放幾萬人善寇濮州直欲來據京城公單騎徃造其巢一見執其手仰天號泣曰朝廷當危難時無一人出為時用使當時有如公輩豈復有今日患善感泣曰敢不効力諸將謂公此行不返及歸迎於郊公曰事畢矣善有帶甲觧甲之請幕下未有處公據案命筆書從

便二字越三日來降止以五百甲騎隨餘皆解甲既至左右止之曰此留守司門擅入者斬善乃下馬趨入拜於庭公繼以禮接之曰軍禮不得不如此乃延之飲許以節使臨行請公到寨撫諸軍將有請勿行者公獨信之篤入其寨第賞有差時岳飛偶犯有司欲正典刑公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留軍前適羽報敵犯汜水遣飛為踏白使以五百騎授之公語曰吾釋汝罪今當為我立功且戒無輕鬬飛稟命即行凱還補為統領後遷總

制自是軍聲大振公誅鋤强梗撫民居經制財用各有條緒凡兩河京東西州郡文移往來求軍需者則撤在京所有隨多寡應之欲其同心濟難不以彼此為間時行在所遣中使傳宣撫問上表謝表見前繼聞車駕南幸公復奏疏疏見前批答曰朕惟上都據四方之中開基歷十世之久祖宗創業置諸奠枕之安城社奔流勢若建瓴之順兹請特巡之制姑為近甸之行思宏濟乎艱難致殫勞於櫛沐每念本根之重嘗思監守之懐迄綏靖

於侯邦即趨歸於觀闕任卿司守屬在王畿共傾戴后之誠來効回鑾之請睠言忠藎良劇嘆嘉奉公御筆聞京師有稱御前收買珠玉人紛擾民間或至强市即時立賞委緝捕人收捉及出榜告報都人上表謝表見前十二月甲子邊寨駐於大河之北大會酋長引兵至河上稍稍南渡西犯汜水北侵胙城敵人雖知公名不敢輕入亦時擁衆以擾瀕河州縣滑州以南沿河諸寨欲并兵方戰斷河梁申乞援師議者曰賊鋒未易當不若堅

守自固公笑曰去冬城潰正坐此耳厥鑒不遠尚可襲乎命統制劉衍趨滑劉逵走鄭各提兵二萬戰車二百乘以分衝突之勢且戒諸將不得輕動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過河毋致臨期誤事敵聞之夜斷河梁而遁所獲甚衆二年正月壬辰復自鄭入直抵白沙鎮距京三四十里都人恐甚敵先堅壁不動寮屬請間議守禦之策公方延賓圍棋笑語如無事時衆莫敢言退而分布部伍撤弔橋披甲登城都人愈恐公始知之戒諸將

曰何事自爾張皇命諸軍將士解甲歸寨曰劉衍等在外必能為我禦敵選精銳數千以益之戒曰宜繞出敵後設伏路毋輕出戰伺其至則縱兵夾擊且諭僚屬曰上元密邇盍奉舊法以迎之命榜諸市張燈五日暫弛夜禁往來軍馬不異平日敵游騎至城下疑不敢入人亦不知所懼衍與敵遇大戰敗之收復延津胙城河陰至滑州尚有屯兵州之西三十里衍分兵夜擣之大捷悉得其輜重甫及收燈五夕捷書咢至衆始知元夕正

王師接戰於版橋之時公謂僚屬曰吾知劉衍必勝百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得豫閙徒擾擾敗吾事丁未公復上疏疏見前公再上表表見前二月丙辰敵騎再犯西京公遣統御官李景良閻中立統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鄭遇敵大戰為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敵景良以無功南遁公捕得之謂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亦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命斬之管軍閤勍統制官藍整等咸為景良乞貸責以後効公姑收繫

之後竟斬首以徇繼俊民與敵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直抵八角鎮與都巡檢丁進遇進擒之生致麾下初欲持書誘公公毅然曰郭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尚可為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全軀苟活反為敵人持書以脅中原有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官人曰京城不守主上巡幸領重兵在近甸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敵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亦命斬之顧謂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

出得已命釋縛犒以酒肉縱之戊午劉衍領兵凱還入自鄭門公勞問士卒第賞奏功散犒金帛有差敵知衍班師甲子復入滑報至公謂諸將曰滑當衝要必爭之地也有虞則京師不可守不欲再煩諸將可為我守城當親提兵取之內儒將張撝越衆曰撝當効力公甚喜選兵五千付之特加賞勞士卒忻然而行公戒撝曰若衆寡不敵毋輕戰以需援師公親餞於郊撝兼程至滑已已撝身率將士與敵遖敵騎十倍於撝將士請曰衆

寡不敵宜少避其鋒以求援兵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乎鏖戰至暮殺傷相當敵為少却援不至撝為所害公聞報遣統領官王宣領五千騎援之且戒之曰敵惟恃衆當設奇以取勝宣以辛未至滑城與敵大戰於北門士卒爭奮敵忽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渡河上收兵不追敵果夜渡及半以千人進擊之斬首數百級殺傷甚衆報至公即令宣權知滑州且令載撝喪還京公為服緦麻哭於佛寺出俸飯僧哀慟感人復諸其家

優厚撫恤至死事之家遣官問勞出錢帛給之人咸曰死則榮矣條奏功績且乞撝卹典甚厚上嘉納之壬申有詔以諸處人馬雖假勤王之名實為聚寇之患詔伏丁丑詔進朝奉大夫資政殿學士訓詞曰先京師而後諸夏布政有倫得猛士以守四方用人為重迺眷帝王之宅數驚塞北之塵御名首簡循良俾司浩穰迄臻綏靖宜有褒嘉具位濬材禀沉雄器涵渾厚仕宦至晚而曷貴功業遇事而遂彰肆朕省方俾爾留鑰蕭何鎮守克寬

西顧之憂畢公保釐終底東郊之治載疇偉績特峻徽
章陛祕殿之華資進文階之一等并昭異數庸奏膚功
瞻望𡰥門未泯蔥蔥之佳氣巡行淮甸豈能鬱鬱而久
居惟旣乃心以固吾圉公辭免批答曰無德不報實賞
典之所先有功見知迺衆情之共悅矧玉麟之重寄屬
荷槖之名臣於義當褒欲辭焉可卿慷慨而有大志鎮
靜而好遠謀縱横康世之圖談笑適時之略肆朕省方
於淮甸倚卿居守於汲都更歷春冬帖安京輔屹若長

城之固晏然奠枕之寧雖蕭何之撫關中寇恂之守河內以卿比迹於古有光特陞祕閣之峻資仍進文階之崇秩并昭異數丕表茂功何必封章以避休命深嘉沖節難徇雅懷宜亟欽承庸昭眷遇公上表謝表見前壬午詔賜對衣金帶上表謝表見前三月乙酉公復上疏疏見前不報有王策者本契丹酋豪善用兵有籌略敵委任甚專嘗從千餘騎往來河上措置邊事公密令統制官王師正擒之生致麾下公釋縛解衣坐之堂上與之飲食

從容與語曰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汝何不悟義當協謀以刷社稷之恥他日復修舊好我亦何忍殺汝策感泣曰策至庭下自意必死今蒙再生之恩且聞公之意使策曉悟敢不盡死節以報已而使就館舍待之如禮公時呼與語因問虛實盡得其謀公大舉之計遂決名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之心樂相歸附當思我宋二百年涵養之恩今二聖遠在沙漠君父巡幸未返能同心協謀剿滅狂類期還二聖以

立大功乎當立諸回鑾與諸君親行主上雖封侯建節
肯以充賞言訖泣下諸將亦掩泣同聲應曰令四方義
士雲集京師幾二百萬人所齎糧可給半載亦嘗密遣
人直抵兩河探伺聞所陷州縣每處不過數百人餘皆
脅從令衣塞服此輩日望王師來其等願即日渡河以
盡死節公慰撫之且曰進取老少可於逐寨邊處踏逐
未復業田畝權借耕植各有自齎牛具種糧無者官給
人皆樂從京城內外所屯兵百八十萬人兵革之盛前

此未有敵人數不利至是畏威所屯兵悉退去中外帖然已亥公復上疏疏見前壬寅詔賜湯藥及傳宣撫問上表謝表見前乙巳再上表表見前四月甲寅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世興兄弟以兵三千來歸人以為疑公曰世隆本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翊日拜於庭公面語之曰前日殺守臣者誰世隆曰事非得已衆以無糧欲殺斯人以止亂耳公笑曰河北陷没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没耶顧左右拽出斬之衆兵露刃立庭下世興佩

刀侍側左右莫不寒心世隆既執公徐謂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固應無憾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矣世興叩頭請罪曰公之號令如此水火畢入會滑州報敵騎有屯城下者公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出告諸部曲曰吾兄擅殺守臣已正典刑吾屬元帥釋而不問使我輩共取滑州以贖前過衆亦鼓舞請行公遺以金椀戰袍銀鎗等物部屬之賜有差世興辭以出以戊午日至滑掩敵不備獲級數百得州以歸公厚

賜之丁進故巨寇有嘯聚數十萬衆其初降也人情洶沸謂其非眞管軍閻勍等以甲士陰衛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公慰勞撫存甚至呼進首領數人飲食之待之如故吏進等感甚異日請公詣寨公許之不疑進等益懷感畏後進黨有陰結以亂京師者進自簡殺之有相率逃遁者自追治之馬皐者進之次也每命出戰必先登一日自陣中傷還見公方問勞撫存之而羽報又急公曰誰可代汝

行者皋曰非皋不可乃裹瘡而前數日後捷到仍擒一
酋長而歸由公平日賞罰明號令信開心見誠故人樂
為用命也趙海亦賊之雄者屯板橋於路設橋以阻行
者閭勍芻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畏閭太尉耶悉縶
之覘者以聞公呼海海以甲士五百人從公方迎客遽
語之曰殺芻者誰海辭曰無之出報牒讀示海具服命
械繫獄客曰奈甲士何姑徐之公笑曰諸公怯耶治海
者其諸公何預諭次將曰領衆還營趙海已械送所司

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閫者股慄楊進者舊屯駐城南王大郎者衆亦千餘皆山東游手先楊進來降屯於城北二人平日氣不相下一旦各領千餘衆相拒於天津橋京城人頗恐有告公命筆以片紙批令二魁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慙沮而退公當危疑處之裕如如此已未公復上表表見前當是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曰公之威名外疆敬服每有擒獲來者公遣契丹漢兒引邊坐側推誠與

語曰契丹與大宋修盟好舊矣今女真小國既滅天祚又侵凌中國契丹臣民宜與我共奮忠義殺滅仇方以刷伊父之恥吾心即汝心也我不忍殺汝即釋之仍給資糧使去及令持公據為照曰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兄弟之國頃緣權臣奸議遂結金人壞亂耶律天祚之後令將欲發大兵過河盡行勦除又敵倉卒之際不暇辨理枉有殺戮已約大軍期應契丹漢兒特給公據仰各收執以為信驗又各令持數百本歸散

國人後有自燕來者云契丹漢兒皆願得公據以族王
師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曰訪聞邊寨中多是我國
積善良民偶失備禦被驅鹵髠頭絞髮裝著塞服侵犯
州縣其赤心忠孝思念生處父母血屬但無路自新實
可憐憫當所遣大兵前去恐倉卒之間不暇辨別枉有
殺戮汝等若不忘生長墳墓鄉井痛心悔禍可以相助
回戈掩殺外人永為我宋太平赤子耕養自如各請照
知又給公據付被鹵之人曰訪聞邊寨中多是我國良

民被鹵入敵想其本心忠義實可憫憐今被遣大兵前去恐倉卒難以辨別枉有殺戮除已出榜曉諭外今出公據付被鹵之人收執照會大軍到日執呈免致誤被殺戮以措置因依具疏奏（疏見前）又奏乞差崔興知西京專一保護陵寢太尉閭勍充保護陵寢使己巳復上疏（疏見前）公以他日迎取二聖還京修治隆德宮惟淵聖皇帝未有莅止之所改修寶籙宮丁丑上疏（疏見前）五月甲申再上改修寶籙宮之奏（疏見前）未報己丑再奏（疏見前）不

報再奏疏見前 范少尹等到闕上撫勞之賜予有差詔答曰舜巡四岳當歸格藝祖之文周撫萬邦存王歸在豐之訓庸如帝王之軌範咸以都邑為本根朕遭時多艱思世大治永懷撥亂之策不憚省方之勞俟救寧之有期即旋復之何晚夙夜軫慮寢食不忘雖王者以天下為家曾靡常於臨幸而臣子視君猶父得無戀於瞻思卿留居千里之畿拱護九重之闕合數十百函之奏傾億千萬衆之心渴聞鳴蹕之音虔舉回鑾之請備覩忠

蘆深可歎嘉公與諸將議六月起師及結連諸忠義山水寨人兵約日進發再奏疏見前不報一時權臣忌公成功從中沮之公嘆曰吾志不克伸矣積憂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問疾排闥而入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止以二聖蒙塵之久憂憤成疾爾而能為我殲滅同仇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墮淚同聲應曰敢不盡力諸將退公復嘆曰吾度不起此疾古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翼日公甍實七月十二日也是日

風雨晦冥公臨啟手足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
先乞休訓詞曰忠於許國允資剸劇之才老矣告勞宜
遂歸休之志眷言哲人爰錫綸章宗澤器識恢宏性資
方正事達古今之要才兼文武之全逮予纂圖俾守留
鑰恩威並施夙夜惟勤生靈賴芘以保釐寇盜望風而
披靡方資謀畫遽以疾聞力貢忱辭懇求謝事念宣力
之勤瘁宜錫命以褒嘉歲五百而生賢克濟艱難之業
禮七十而致仕益高知止之風乃命進階以昭貴老尚

期勿藥以介壽康可特命朝散大夫依舊資政殿學士
賜如故繼上遺表表見前時已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
副使依舊京城留守至是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致
仕其詞曰氣勁而謀深識高而慮遠懷尊主庇民之志
有愛國忘家之心逮朕省方擢司留鑰言多底績勇於
敢為折衝樽俎之間制敵股掌之上三軍服其紀律百
姓安於教條方籍壯猷以復大業比觀奏牘遽爾告終
未究雄圖但聞遺愛載用嘆嘉李廣云亡史有成蹊之

喻羊公已逝時興墮淚之思陞觀殿之華資進文階之峻秩特隆異數併示眷懷英烈如存尚克歆享公尹京未久而威行恩洽流亡復業商賈輻輳人有長城之賴公薨之日都人為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相弔出涕數日間去者十五六識者憂之相與請於朝言公之子穎常居戎幕得士卒心願加獎拔以繼父功時朝廷已用杜充為留守遂以穎直祕閣充留守判官穎以杜充頗失人心諸將多不安稍稍引去且充酷而無謀屢爭不從

藾曰勢所不加事必危殆力丐終喪得請扶護歸京口與夫人陳氏合葬於京峴山公為人端方質直平居不妄笑語律已甚嚴苟悖於禮雖毫髪不犯義所當為鼎鑊在前不恤中間閑坐屢年杜門却掃賦詩自娛或清坐終日啜菽飲水淡如也晚年尊顯禄餼稍厚而自奉甚薄所衣不過綈紵經歲無所更製親族故舊窶而無告者多依公以活養孤遺幾百人故家無留儲其為文不事雕琢渾然天成豐約中度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

左氏有文集藏於家後賴乞謚於朝曰契勘先臣父澤
知磁州日主上在潛藩以使事過郡父力陳敵情叵測
因留不行逮主上開元帥府父實副之敵合數國大入
二聖北狩父上章乞早登寶位以定民志至於再三批
答具存又抗章以生靈徯望天意有在懇切推戴至除
京城留守敵騎屢擁大兵過河意欲深入命將出師特
挫敵鋒遂至遠遁逾年不敢南向秉志盡節勤勞有為
天下共知無待縷陳當是時重以二聖遠在沙漠主上

廵幸淮甸日夕憂勤會集師旅聲勢大振自請身先士卒收復兩河尅日指期冀成中興之功憂欝成疾遽先朝露竊緣父平日但秉孤忠上酬知遇不能阿附權臣坐此痛遭阻抑一時褒封反不逮尋常恩數伏念父頃司留鑰而主上駐蹕淮甸頗獲奠枕及父棄世之後敵騎長驅遽自江淮直至二浙以此較之當日為國屏翰不為無功又念父忝預大元帥府僚屬遭遇推戴之功非特生前為權臣所沮不得盡其所長至於身後亦無

恤典使天下之士無以激勸欲望特賜敷奏矜念父勲績優賜褒贈以慰忠義之魂奉聖旨與賜謚禮部太常寺擬謚忠簡按謚法曰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告辭告見前公一子頵官終兵部郎中五孫嗣益朝奉郎通判福州卒於官次嗣尹朝奉大夫通判慶州死於家次嗣旦承議郎所乘監司幹官卒於家次嗣良承議郎知汀州次嗣安文林郎充沿海制置司幹官曾孫合十八人長晉迪功郎邵武軍大寧縣尉卒於家餘未仕壻

左承議郎知婺州金華余翔狀顯謨閣學士曾懋銘公墓云

讀忠簡公遺事

公初起湓陽艱危屬多壘蒼然國家意委身干戈裏陰飈卷翠華朔雪被南紀悠悠虞淵日力盡揮不止寅恭秉齋鉞際會開朱邸長安付馮異漢業中興始宮庭數汛掃蹕路無荆杞疚心望鑾輿感激涕如水上表方出師嗚呼孔明死宴安不可懷肉食毋乃鄙巨舟竟未焚

三語猶在耳蕭然舊祠下碧草垂堦戺登堂挹光儀赤舄仍几几千載墮淚碑一夫敢殘毀傳家有遺書叙事非虛美勗哉愼失墜庶以裨信史

三學祭文

宋興九葉宗社阽危凡百在位莫克扶持堂堂我公百世之師提忠仗義力欲振之出守淦陽敵徒猖狂義旅烏合親當戎行百戰不殆羸老莫傷平原常山千載相望廊廟乏謀肉食者鄙墮敵計中需求愈侈賂以玉輿

質我介弟公獨沈幾抗留以死相如程嬰智勇是以帝后播遷神器逆旅盜臣睨之變亂無所公獨奮然以屬我主博陸阿衡今實準古迺攜偏師以抗雄敵氣吞遐方頓為虩虩兩河景從天聲有赫詔速公歸邊敵動色天子有命尹帝之京未幾下車路股懼聲市價無二枹鼓不鳴二尹三王異世並名一司留事國勢嶢寧事上逮下一以至誠奸惡不貸賢善必旌人無流品用惟其能山公啟事容或未精金湯作固衆人所先神祖七閩

迺克僅全以飾其壞曾不半年翬飛絙直有光於前周公營周豈亦云然必死之寇野心莫測屯備無虞孰如昔力守河之瀕野無馬跡考其情言畏威服德羣狙披猖阻兵嘯聚哮噬無前民莫旅拒豈無朝命曾不知顧公一呼之聽命如女趙喜復生敢此乖忤國體從民抗疏請還天語諄復不移如山分遣諸將開心吐誠喻以大義罔敢偷生語及二聖號呼拊膺顧身督戰以濟中興屬纊之際猶未忘情世謂金石浸爍不侵公之忠誠

逌石與金讒人何辜詆議日尋皇天后土實鑒此心嗚呼哀哉人之無禄喪我元老天為雨泣賈汝中道稚子庸夫罷市相弔悍將驕卒投兵痛悼㭟等受恩甚渥大庇久依天子誰忍棄予如遺九原可作繄誰與歸興言及此涕血交頤觴豆甚薄公其享之嗚呼哀哉尚享

按公集熊公刻於庚辰冬日而遺事識於夏日云余既刻忠簡集吳興友人潘宗玉氏復以家藏宗公遺事鈔本見示屬瀫上友人章無逸氏為之訂次繫公

集後無逸名有成冬誤夏也至遺事詞氣中多蔓複無史家敘述之法然不敢效宋學士編潘舍人年譜取其理通者為之特稍訂其甚者而後綴三學祭文及哭公詩人吳公芾及一詩并序兹將黃文獻公潛讀遺事詩附後而祭文摘附文獻詩後其芾長篇已載原刻不宜獨入其名一詩深恨汪黃沮公然未能殺公也忠之見厄於奸天運國勢使然與奸何與而奸之受誅忠實柢之序詩從芟以俟知者後學會稽

王廷曾識

宗忠簡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宗忠簡集卷八

宋　宗澤　撰

附録

宋勅劄　忠簡公家藏

朕惟欲求臣之忠葢必先崇其爵秩庶得其讜論以畫輔弼之誠爾宗澤登名進士歷任御史中丞功及社稷薦歷歳久今特陞宗政少卿兼充副元帥所以彰厥報功之心爾當益勵厥志益修厥職可依前件奉勅如右

牒到奉行右擬轉保副元帥宗澤准此崇寧元年十月十六日午時下

兵馬大元帥府伏見朝奉郎秘閣修撰權發遣磁州等處制置河北義兵總管兵馬副元帥宗澤風力敏强氣節英偉方時艱棘夙夜勵精招集民兵豪傑爭附志存衛國義不辭難經營百為各有條敘老當益壯懋哉乃勲宜除集英殿修撰已具奏聞去訖右劄付宗殿撰准此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都統制兵部郎中宗澤守鎮金人撫字民瘼黎庶無不
念德口北闕隘番廬聞其令名畏其威聲懼不敢侵擾
汝有佐朝護國之綱有推山塞海之志設計剿殺法令
肅然朕得江山鞏固放下心懷用是親賜録勅龍飛鋒
劒表段旌旗扈從軍伍數萬敕尚書兵部郎中進禦鎮
江為統領都統元帥有不聽調度者俱該刑斬不動奏
聞治軍治民以仁以德太平寧靜班師回朝故諭故敕
乖惟欽哉右擬轉保為統領都統制兵馬大元帥宗澤

准此建炎二年二月　日

建炎進退志見李忠定公綱集

志云余薦宗澤於上以為留守非澤不可澤浙東人自為小官即卓犖有氣節敢為不詭隨于世以故屢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敵中時金人已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為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功為多同列忌之譖毀百端不得留府中既而除知襄陽府余到行在澤適至與語衮衮可聽發於忠

義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薦之上笑曰澤在磁凡下令一切聽于崔府君余歎曰古人亦有用權術假于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澤之所為恐類於此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非得人以鎮撫之不獨外寇為患亦有內變可虞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修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雖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

熊人霖曰宋髙宗得稱中興也宗李二公柱石哉二公天資剛茂學力静深其了達承當非凡所見故皆能應大變定大難處大疑人以為烈風猛雨迅霆之交施而二公意思安閒措措不差黍累昔韓魏公未嘗以膽許人范文正公獨以天下為已任夫任所果者膽也膽所定者識也識所淵者學也讀二公集則二公之所養可知矣忠定集晁抄本在秘府近建寧尹皖城三山左公始發厥裔李生嗣玄之藏而剞之

余友筠州五湖黃君西昌初仕𦵏君緘寄余署中余拜手長讀信二公之出處天實為之而喜二集之並出于時足以堅任士之骨也韓范宗李將無同忠定有哭忠簡詩一章惜刻中僅有其目嗣當從左公訪補令採忠定品題忠簡者於此古人聲氣之投豈曰借交引重哉有君臣而後有朋友聖賢之所以立倫也

忠簡公謚辭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

人臣任安危之寄或齎志而未伸國家厚終始之恩有
易名而殊賜其須頒命以厲庶士具官宗澤早負吏能
雅都時譽逮艱危之際乃不顧身以羈靮之餘遂參佐
命朕既嗣承七廟行撫萬邦駐蹕東南用應運會惟留
鑰勲衛之寄紫微之居勤勞百為忠勇一節恵感衆士
威行兩河將率扶義之師以賛定傾之業而大星遽殞
部曲瓦分遺奏上聞道路雨泣國憂未艾天意難忱盖
祖逖尚存石勒不敢為寇道濟已死魏人頻歳來侵自

昔所嗟于今乃見危身正直合二義以尊名垂光子孫將十世而永賴可謚忠簡以慰英寃

題宗忠簡公家傳遺藏誥勅　金華宋濂撰

青城妖祲連雲赭薙藹在都龍在野百年藝祖舊河山萬騎長驅若水噄東京留守一世豪仰天雪涕風蕭騷起扶白日焰河北赤手欲障三秋濤義旗戛天天為泣四方猛士聞風集自期徇國與神通豈謂忠言反難入披肝上疏留至尊乘輿不顧東南廵拊床三呌大星落

非天棄宋良繇人功業無成志可紀古來英傑多如此
君侯心事漢武侯偉氣英聲冠千祀我來已恨生世遲
不得親覿忠勇姿每過鄉邑髮猶豎綸誥況是當時為
却憶前朝司馬死章蔡羣奸乘間起國雖未亂政先亡
萬里蒙塵從此始吁嗟灕蜚真奴臣賊君致寇肥其身
姓名汙眼尚欲嘔君侯在位能無嗔侯乎侯乎慎勿嗔
誰使彼奴操國均君不見汴京禮樂正全盛江南杜宇
啼天津

又

吉水解縉撰

余少時每讀宗忠簡請高宗還京二十餘疏及公臨薨諭諸將之語未嘗不流涕沾襟也公未薨時招集羣盜聚兵積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渡河克復指日可期嚮使公未薨而高宗還汴則公雖死而宋亦可復中原公不死而渡河克復高宗雖去之海上必復還汴然則公之連疏請還駕汴京其辭激切感之以二帝曉之以禍福公殆亦徵知其將死歟或者以憂憤致疽發以

死者殆未足以見公之心公是時年已七十矣憂不能忘而何憤之有公之平生忠精明哲服岳飛之善論兵使宗潁之能得士皆賢哲之所尤難嚮使高宗能以潁代公以飛副之公死猶不死惜哉此勅乃公為小人所擯斥時被受時宰又王黼也公實愛至今而賢子孫如經者又時出於人間公之愛君憂國小心忠恪氣象可想見故有以知其憂而無憤也永樂癸未十二月廬陵解縉大紳書

又　郡人胡翰譔

忠簡公以宣和四年差監鎮江都酒務告命之下門下侍郎王黼首署焉黼於是始拜少師與蔡攸童貫圖任國事内小人而外君子宋運方否之時也雖京既陷王業偏安於江表百五十年之間人才用舍往往如此國之不競誰執其咎哉洪武六年冬金華胡翰從公之八世孫曰經者獲覩是卷遂書以識其後

又　眉山蘇伯衡譔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貸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權羈寘鎮江寔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都酒務此則當時所被勑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陳過庭等薦可臺職名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

改其名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可屈徙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北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修撰髙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髙宗即位南宫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右僕射李綱薦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雒有旨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

守而遽以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先是公請休致特授朝散大夫恤典行累進其階繇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與方其盛年置之散地且踰兩紀以忤一道士得幸用事者坐廢四年及河朔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中原岌岌真如一髮之綫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而奮然自必身任恢復之事

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黃潛善汪伯彥忌之遇事輙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於背而死及之玆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不復有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也將不欲混一而遽摧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撥亂之材以擬其後公智略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隅其豈天運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詣者未可直以為足

見一代之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八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輙以夫所素慨者係之寔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宗忠簡公祠堂記　知府劉璉譔

治亂有循環之運禍福無不報之機君子之事功有幸不幸之殊而其休光則無古今之或異公一代人豪也

遭時坎坷蹭蹬頓挫老而見用宋室中微郊闗為壘奸邪竊柄羣情汹汹汪伯彥黄潛善輩力主播遷秦檜王倫輩力主和議舉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皆知其非而牢不可破膠固而不可觧卒以亡國者子不知孝臣不知忠孤注君父以偷目前之苟安而不知敵人谿壑之欲正欲蹂踐我疆場民物以收不戰之功懵者黠而智者愚豈非數歟公忠義奮激羹牆夢寐無時不在青城左右使宋人少知親上死長之義相李忠定以責成於内

委公與岳武穆以收効於外則返上皇而復邊境可以指屈乃不知出此此殆難以人論矣夫以髙宗之明困心衡慮備嘗世故自開府以至即真與公同事豈不知公之必可用而用之必有成柰何為君父一心也為巳又一心也汪黄之姦何所不至想其紿帝必曰畫江守淮此為上策輕挑速戰難成大功宗某之才規畫有餘持重不足萬一少挫雖欲假寐江東不可得矣以為巳之心應為巳之説不約而同深入骨髓故下令曰敢阻

南遷者死公則大肆危言略不顧忌回鑾之疏至於二十四上披瀝血誠吐露肝膽雖字字流涕言言忠愛不勝衆楚之咻矣嗚呼宋室之禍亘古未有天下臣民嗚咽飲泣有不忍言者公雖有天下之大才不能濟天下之大艱能以片言留康王以續南渡一百六十餘年之統而不能以大兵返北狩之轅能使兩河赤子戴之如父母而不能使高宗信任之如汪黃能化奸為良而呼吸之間招集百八十萬之戰士而不能一時脫於讒譖

之口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而天之也使公抱恨含寃賫志以沒非公之不幸宗社生靈之不幸也公之忠精則與雷霆爭震與日月爭光與天壤爭悠久宋人自狹乃較一官於死贈然則門下侍郎與觀文殿學士何足軒輕我公耶公諱澤字汝霖系出南陽漢汝陽太守資之裔五代時避亂江南遂居婺之義烏生於嘉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巳時登元祐六年進士第廷對剴切置末科官館陶縣尉歴龍游膠水趙城令所至

有惠政以薦改知萊州掖縣乞祠得管南京鴻慶宫左道嬖倖者譖之褫秩羈置鎮江府愛江山之勝遂卜居焉經郊恩復監鎮江府酒稅靖康元年御史中丞陳過庭等薦之八月甲寅假公宗正少卿使北時以公剛方恐撓和議不果行九月除公朝奉郎直秘閣知磁州是時公年六十九矣窮拂萬狀之餘始得少展自此至沒纔三年嗚呼晚而用用而不究豈獨宋人之憾哉其子頼扶櫬鎮江京峴山之陽今為丹徒縣治東大慈鄉汝

山灣之原永樂閒郡守劉仁為之立祠表墓買田以贍祀事可謂知所重也余自童稚讀書論世未嘗不三復浩嘆思起公於九原為之執鞭先驅令乃濫竽父母之郡竊念岳武穆本受公節制而廟在臨安湯陰極其宏壯公梓里乃無半畝之宮以妥靈爽何以表揚忠義而風動後人徃來于懷者久之一日買得隙地數十丈於光孝觀之東高阜爽塏愜余鄙志乃鳩工市材構屋四楹中奉公木主不敢隨俗肖像左右各四楹以處公孫

子之司香帛者門屋四楹以時扃鑰直前百步買民居闢甬道以通拜謁公豈以祠之有無為加損而薦碩立懦非此不章固有司事也祠成貳守濟南張齊通府晉陵趙天定推官新建姜山甫咸曰此不可以無記余因闡治亂禍福成敗之由備論有宋君臣之得失以附春秋之義而發古人之所未論諸君臣恐亦不得而辭也正德乙亥五月望為之記

弔忠簡公長篇

給事中天台吳芾譔原名著

嗚呼哀哉元帥公百世一人不易逢堂堂天下想風采
心如鐵石氣如虹正色立朝不顧死半生長在謫籍中
真金百鍊愈不變流水萬折歸必東落落奇才世莫識
欲知勁草須疾風維時中原丁禍亂邊塵漲天天濛濛
衆人畏縮公獨奮毅然來建中興功雄圖一定百廢舉
獨見南陽起臥龍嗚呼哀哉元帥公翩然遺世何怱怱
無乃上天亦乏材故促我公還帝宮公還帝宮應有用

何忍坐視四海窮嗚呼四海正困窮興仆植僵賴有公

公昔居東都天下日望公登庸公今既云亡天下不知

何時康正如濟巨川中流失舟航當今士夫豈無人闕

雖有公器業誰如公忠良公雖不為相德望振要荒

公雖非世將威稜讋豺狼偉哉奇節冠今古我試一二

聊鋪張靖康之季秋北敵正披猖廟堂驚失色愁睹赤

白囊公首慨然乞奉使欲以口伐定擾攘朝廷是時未

知公公之素志不獲償憂國耿耿思自效再得守土河

之旁命下得磁州翼日徑束裝下車未三日敵騎已及疆敵人聞公亟退舍疋馬不敢臨城隍頃之得兵數十萬康邸賴公王業昌及公領留守北顧寬吾皇恩威兩得所春雨兮秋霜餘刃曾不勞微弱成安强姦雄盡膽落誰敢亂紀綱嗚呼哀哉公死矣民今安有粟得嘗羅藕乘我虛近復陷洛陽洛陽去東都雉堞遥相望不聞敢侵犯豈是軍無粮秖畏我公霹靂手氣懾不復思南翔嗚呼哀哉公已矣秋高馬肥誰與防天子久東狩去

冬十辛維揚都人心戀主謂言何相忘朝夕望回輦斷腸還斷腸公獨以死請百請意愈剛嗚呼哀哉公死矣萬乘何時歸大梁咄咄食肉人尚踵蔡與王姦諛蔽人主痡毒流萬邦人怨天且怒意氣猶洋洋所冀我公當軸日盡使此曹膏劒鋩嗚呼哀哉公死矣始知國疾在膏肓我公我公經濟才設施曾未究所長但留英聲與茂實永與日月爭輝光此死與公亦何恨顧我但為天地傷我聞天下哭公者哀痛何啻父母喪父母生我而已

耳安能保我身無殃都人此時失所依波迸東下紛蒼黄我公我公不及見秋風在處生悲涼百身倘可贖我願先以微軀當靈丹如可活我願萬金求其方旁皇竟無起公計安得長喙號穹蒼嗚呼哀哉元帥公太平時節君不容及至亂離君始用民之無禄天不從嗚呼哀哉元帥公古來有生皆有終維公存亡係休戚千年萬口長怨恫嗟我草萊一賤士念此抑鬱氣拂胸銜哀忍涕何有極願以此詩銘鼎鐘

忠簡公畫像賛　東吴吴伯宗譔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反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聽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媢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題忠簡公峴山遺壠　邑人王褘譔

艤舟大江口矯首望京山山色近目睫洩雲護層巒吾鄉忠簡公丘壟在其間嗚呼靖康亂九㝢紛播遷建炎既南狩國事已艱難公方任社稷百戰心力殫神州將金璧抗疏請回鑾大誼表日月東言披膽肝誰歟獨何心忍使棄中原星殞孔明死王業遂偏安惟留忠誠節宇宙垂不刊遺墳托兹土孰敢樵牧干客途有程期無由拜荆營遺武幸可蹈英風杳難攀天昏白日落淒然洒清潸

書復立宗忠簡公墓碑卷後　廬陵　楊士奇　撰

為政在使民知為善而已而非有以勸之民或不知為之也故尊德禮賢表孝友褒忠節皆勸民之務也宋宗忠簡公其孤忠大節所謂皦然可與日月爭光者而竟以譖幽憤死蓋天下後世所共仰慕而悼惜之者也然葬於潤無三百年已莽然荒烟衰草之墟樵牧往來行道不弔此豈潤之人其心獨有異哉公嘗仕於此居於此至感慕德義吾意潤之人必有深於天下後世之人

者何為獨漠然若是也非由為政者不達勸民之道雖有公之賢不知敬禮而致民之然歟令六七年前金華劉侯伯静以監察御史出守是邦一新政教修舉百廢乃復葺公之祠及治其墳塋又經紀其祠田命佛氏之徒董祀事而躬率博士弟子展禮墓下又刻石墓道使過者皆知為宋忠臣宗公之墓於是潤之人始知有忠簡公又知為善者之久而不泯而在已不可不勉于善也劉侯為政可謂知所務矣去年與侯同在史館為余

道其事今侯去潤而佐江右大藩自昔江右孤忠大節如忠簡公尤多而江右之人固不為潤之人之漠然也將侯所以加勸之者尚能拳拳如治潤之時乎

又原作義烏宋先達傳

邑人王禕譔

宗澤字汝霖母夢雷電紅光下燭寤而生澤自幼有大志元祐六年登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皆有能名改知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幸用事者

子祠而歸復坐削奪羈置鎮江尋監鎮江酒稅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與金人講和用薦者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澤方剛難合必不能屈且徒死無補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除直祕閣知磁州從羸卒十餘人倍道之官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畜募敢勇為必守計且條畫邊防要策與勤王之議上之除祕閣修撰河北義兵都總管高宗以康王使金過磁澤力止之朝廷因命為兵馬大元帥澤副元帥加集

英殿修撰高宗承制復加徽猷閣待制凡與金兵十數戰皆有功方進兵臨濮而京城不守矣金人逼徽宗欽宗北行澤即引兵趨滑抵大名將徑度河據其歸路邀還之而勤王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即欲先行誅討乃還軍衛南且上書高宗勸進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南京趣詣行在所入對涕淚沾臆陳興復大計踰千言且曰顧陛下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雖駑怯當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家志願誠足矣高宗

壯其言擢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知青州俄改知開封府尋遷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真除開封府其訓辭曰雖蕭何之守闗中寇恂之徇河内以卿比迹於古有光澤素蓄忠義至是益自感奮招集四方義士得百餘萬復有河北山寨效順者數十萬來聽節制京城内外所屯兵實百八十萬方尅日大舉渡河而遽屬疾諸將入問狀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政以二聖蒙塵至此汝等能殲滅醜類吾死何恨衆皆洒泣同聲應曰敢不盡力

翼日遂薨臨終唯呼渡河者三二年七月也時高宗南渡已久至是有旨除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賜謚忠簡始澤身任中原之事既修復京城力請回鑾疏凡二十四上而黄潛善汪伯彥從中沮之以故憂憤成疾澤既薨數日間民人散去者十五六議者謂其子穎嘗居戎幕得將士心宜用以卒父功於是朝廷已用杜充為留守乃除穎祕閣留守判官穎尋服喪而歸所集義士悉散去而中

原不守矣頳後為兵部郎中

贊曰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於忠簡及中原尅復而高宗乃無有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潛善伯彥輩輒譖其有異圖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實奪之權家傳國史皆不書其事盖諱之也嗚呼高宗之無意於中原固不足論使忠簡而緩死則神州全璧社稷長靈實嘉賴之矣然則盛衰之際

庸非天乎

宗忠簡集卷八